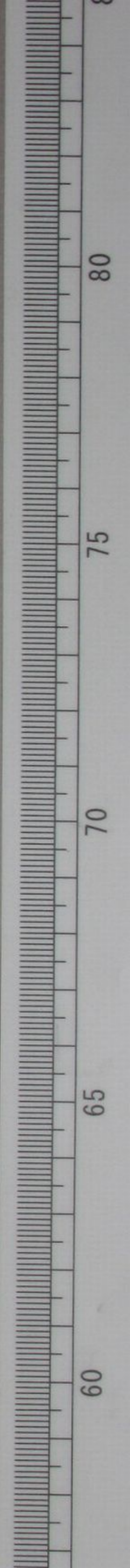


風聲文庫  
文庫 19  
F.144  
9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宣講集要卷之八

目錄

篤宗族以昭雍睦

俗講一段

旁引證鑒四案

七世同居

接嗣報

創立義田

無賴叔

和鄉黨以息爭訟

淺譬衍說一段

旁引近事十一條

教子息爭

三善回天

大德化鄉

祝地成潭

無心得地

化蛇報怨

忍讓睦鄰

解忿愈疾

F0144-191

敗節變猪

掘苗報仇

搜雞煮人

篤宗族以昭雍睦

萬歲爺的意思說人生在世原有宗族怎麼叫做宗族這宗就是同一個祖宗發脈的不論遠房親房弟兄叔侄都是同宗之人這就叫做宗那族就是一本九族以上四輩以下又四輩連自己就有九輩就叫做九族這宗族怎麼樣篤法先要和氣又要你顧我我顧你這就叫做篤宗族的道理不惟

聖諭說得有就是那四書也講得明白你看那大學上說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那其親就是宗族上親字就是講篤的道理那中庸九經上又說親親也也是講篤宗族兩論上講君子篤於親又說不施其親孟子又講親親仁也無非是叫人篤宗族這樣看來宗族豈可不篤嗎你們又要曉得這宗族是那祖宗的枝葉你若篤了宗族那祖宗陰靈就喜歡你若不篤宗族祖宗陰靈必不喜歡就如你們眾人今日雖為人的子孫再等一二

百年還不是人的祖宗，且問你們那時在陰靈，還是望你子孫和氣嗎？不是望你子孫和氣嗎？你定是望他和氣，你的心是這樣想，那祖宗還不是這樣想。如今的人，有不曉得篤宗族的，我拏一件事比與你們聽：拏一個心來比人的祖宗，拏這兩手兩腳比人的子孫，這人的心，望手幫腳，望腳顧手嗎？不然，心豈肯拏那手來打腳，腳來踢手呀？既心要手腳相顧，若手要拏東西，拏不到手，心定要腳走幾步，將就手去拏東西，若腳穿不起鞋襪，心定要拏手幫他穿起。這樣看來，就曉得祖宗望我們做子孫的人，大家相顧，心既不肯手腳相傷，就曉得祖宗在陰靈，不肯你欺我，我欺你的道理。這宗族人多，定要有個族譜，纔清得房分輩數，纔不亂，又要有祠堂，一來等祖宗有個棲處，二來使一族人聚會，大家纔認得人，既來多，就有發財的，有窮的，有有功名的，有沒功名的，有精伶的，有愚蠢的，有高輩的，有晚輩的，有這幾等，就要曉得一個篤的道理，我先把貧富的講與你們聽。這貧

富的宗族，那個不願與發財的和好？總怕發財的不與他相篤，你們要曉得我們宗族中人，至少也有幾百家。祖宗怎麼保佑我一個人發財？祖宗保佑我發財的心事，無非要我提拔宗族中的窮人，我就要體貼我祖宗這番德意，好生顧盼那窮的宗族，纔不負我祖宗保佑我發財的本心。這顧盼又怎麼樣顧盼法呢？他若是會讀書，沒得學錢，俸米我就念他是我祖宗的後人，或一串八百一斗八升送他去讀書，等他讀明白，或入學，或中舉，祖宗陰靈喜歡我們合族人，也是沾光的。況且他一得志，他必念你是他的恩人，永世不忘你的恩德，就你的子孫後來若是讀不起書，他必要照你這樣關切，還你豈不是一件好事嗎？若是那讀不得書的，我就將我名下田地，不要他的坐底撥課，與他耕種，租比外人要少些，等他把父母供養得倒，把妻室兒女，亦可以盤活，等他種得十年八年，也會翻積，若是不能夠做庄稼，年紀小的，我就與他錢，等他投個師學行手藝，他把手藝學

會了，一年掙得錢來，也可以供養父母，又能聚妻生子。若是那年紀大的，庄稼也做不得，手藝也學不得，我就借幾串錢，叫他去做個小生意。等他賺的錢夠食夠穿，不得受冷受餓，你果能這樣關切宗族，那宗族中感你的情，就是你的大陰德。他若後來有好處，他也掙些好事報你，這就是你的好報應。那祖宗在陰靈，見你顧盼他的子孫，在陰靈喜歡，就是你的大孝道。這發財的，把你沒錢的待得好，你沒錢的宗族，也要好生待那有錢的宗族。我若與他借錢借米，要有借有還，不可本利俱無。他的山場樹木，不可恃自己無聊，強去爭佔他的，又不可勾引外人去偷竊他的。見外人相欺他，我務要幫他的忙，盡心竭力與他說散，不可幸災樂禍。若是我的田地與他挨連，有墳葬在他地方上，不可藉墳霸佔，以窮撒騙。果是這樣待那有錢的宗族，那貧窮發財的，自然和睦了。如今世上，有等人恃他有錢，把那沒錢的宗族，不惟不提拔，反把他不當人。若常時到他家中，不瞧不採，開口沒句好話。若說跟他借錢借米，黑起一個臉說：「我沒錢，全不替他老父老母，餓死凍死，見他妻室兒女造孽，全無一點憐憫之心。」設若掙房屋地基，出當與他，他就說買馬要離槽，要當不如賣的撒脫。你不想那貧窮的宗族，也是祖宗的骨血，無非是他人口多，或因年歲不好，命運不強，或因一家人害病，可憐他過了多少苦楚。老老小小，全憑這點住場，你要與他弄得乾乾淨淨，等他離鄉別井，舉目無親，且問你心頭怎麼忍得下去。如今又有等沒良心的人，他買了人家房子，屋基買價又不一，下交總要零碎碎，生怕他掙去做了好事。這等人且問你們說他好嗎不好，你們定說這刻薄人。後來無得好處，人都是這模樣說：「你說那天老爺還掙惡事來報他，不當今。」

**皇上**還望這等人發財嗎？祖宗在陰靈還肯保佑他有好處嗎？正是朱子家訓說的：刻薄成家，理無久富。怎麼說刻薄人不能久富呢？你想他把那貧窮

的宗族弄得來東逃西逃等那父母受冷受餓妻室兒女沒吃沒穿甚至  
等他父母餓死凍死衣衾也沒得連板子都買不起一塊你說他可憐不  
可憐甚至使他妻離子散你說他傷心不傷心那祖宗在陰靈看見你們  
說那祖宗心痛不心痛所以那

**風**歲命怕貧窮百姓造孽故叫你們同宗同族的人好生提拔他又講那貴賤  
的宗族也要大家相篤方好這又怎麼樣篤法那沒功名的宗族那個不  
想與那有功名的和氣相好這也要那有功名的宗族先要和陸那沒功  
名的怎麼又要你先去和睦他呢你想我們這一宗族的人不講一千也  
有八百怎麼獨我得功名要曉得祖宗的意思使我曉得書理無非是以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的道理我就要體貼祖宗的德意凡我宗族中  
人有不孝父母的我要教他孝順父母有不和兄弟的要教弟兄和氣有  
不忠不信的要教他有忠有信有不分老幼的要教他敬老慈幼設若他

平素來在我面前不講理信欺侮於我由於我平素來不會教訓他們總  
要歸咎於自己念他少讀詩書不懂道理我還要將好言好語漫漫開導  
他纔是切記不可與他較長論短這方是那有功名待那沒功名的道理  
如今有等紳士把家門中沒功名的不論他伯爺叔爺哥子兄弟全不把  
他當人只恃自己的聲勢嘗說富貴不壓鄉間豈可壓得家庭中人嗎這  
壓又怎麼樣的壓法呢或爲錢米或爲邊界自家本沒理他要橫起說恃  
他是個紳士外邊相交有幾個勢利人把人家倒甚至不干己的事人  
若許他幾串錢到手把那有理的說成沒理還要跟他幾句拍頭話可憐  
那有理的人若是本分有話說不出口要曉得他有冤難伸天老爺會與  
他伸冤你會拍人天老爺暗地也會拍你的難道有功名的你後人輩輩  
都有功名他的後人未必就不得功名了設若他後人得了功名你那後  
人沒得功名定要欺壓還你這豈不是報應嗎如今又有一等人或是路

上全不讓尊長走前頭，或走人戶，也不尊那長者坐上席，那沒功名的尊長就不說你，旁邊懂事人看見，也要暗地笑你，不然你想這等爲人，豈是那篤宗族的人麼？那祖宗在陰靈，你們想還保佑他功名上進麼？不惟功名不得上進，恐怕天老爺還要絕他的書香，這就是有功名的人，不曉得篤宗族道理，若是人犯了這個弊病，要遵

卑

的教諭，趁早篤宗族的方好，又講那沒功名的宗族，要把我家庭中有功名的待得好，要曉得我宗族果多人，祖宗獨保佑他得功名，祖宗定是愛他些，我要體貼祖宗這番意思，是我尊長輩，我要好生敬他，是我子弟輩，我要好生愛他，他若沒錢，我要湊合他，等他讀書上進，若不能讀書，大家帮忙，與他約個學堂，免得他作難，祖宗陰靈定是喜歡的，定保佑你後人也入學中舉，如今有等人，見了那有功名的宗族，若是本分，就講他迂酸，明明要欺侮我，或是與他借錢借米，全不應允，絲毫看他作難，還說他是應該的，你想這一些人，他不願祖宗的子孫，你說那祖宗喜他不喜？是那有錢的人，祖宗定必使他窮，是那沒錢的，祖宗必不保佑他發財，這樣看來，有功名的，與沒功名的，定要大家相篤方好，又講那強弱的，要怎樣篤法，是那軟弱的人，那個不願與那精伶豪強的相好，這就要那豪強的先去和好，那不精伶的，要曉得我宗族中果多人，祖宗獨生我精伶，無非望我保着這一族人，免得外人相欺，我要體貼祖宗的德意，凡我宗族中人，與外人爲錢爲米，田邊地界，官非口舌，我家庭沒理，我就好生與外人卑陪，免得興詞告狀，若是我家庭中有人，外人百般相欺，就要挺身直言，把外人治服倒，將自己人勸倒，切忌不可總成打官司，這就是豪強精伶人，篤宗族的道理，如今有一等人，見了宗族中那個本分，若是有錢的，就想他的方子，若是沒錢的，動不動就講打講罵，若是外人與家庭中，人爲點口角是非，或爲銀子錢米，或爲田邊地界，不幫家庭中的忙，還不管他

他反去與外人打合聲，自己人的虧空，或是陽奉陰違，要在中間弄幾串錢，若弄不到手，便唆起外人告家庭，明說掌家庭的話，其實害他使錢，又要家庭中與他講跪膝錢，討謝禮，若弄不倒他，便叫差人勒鎖生根，差腳費講幾十串，他於中分幾串，或背裡開排，也要與他講幾串，他於中也要弄錢，這是勾引外人來害宗族的。如今更有一等不體祖宗德意，那田邊地界，山場樹木，墓址墳園，明明不是他的，偏要橫行霸佔，動不動就要打搥，持刀拚命，那軟弱的人，忍氣吞聲，讓與他去，他得了勢，二回又要去佔別個的，這一等人，不想他的後人，若是本分人家，定然相欺還他的，這就是豪強人，不和宗族的惡報。又講那軟弱的人，我自家無智無能，平素來要把那精伶的，待得好，錢米要大方些，不要與他見盡，他與你好，有甚麼外事，好與你解脫，也免得外人相欺，若貧窮，我好生顧盼他，定不沾畔你的，這就是軟弱人，篤宗族的好處。如今也有一等自己又不懂事，又

不與宗族和好，反轉與外人說，我們宗族中某人沒良心，若家中有錢有米，那豪強的與他借，生怕借去不還，總不應允，把豪強的惹起氣來，定想你的方子，這就是軟弱人不篤宗族的惡報。又講那老幼的宗族，也要相顧方好，這又怎樣篤法？我若是尊長輩，見那弟男子姪，不懂事的，我要好生教他，自己要做些好事，說些好話，交些好朋友，等那年輕子弟，跟倒我學個好人，切記不要引誘他為非作歹。等我一族人，個個都與祖宗增得光，這就是老輩篤幼輩的道理。如今有等人，恃他是個老輩，並不念小輩，是祖宗的骨脈，恃老輩的身勢，侵佔人家田地，佔借錢米，不還種種惡事，他都做得出來，這就是尊長輩不篤宗族的。又講那幼輩的，要尊敬老輩，凡教我們做好事，要聽他指教，教我們不要做惡事，就要好生儆戒，不要說他非我爹媽，又不是親房，我不要他管，這幾句話就大不在理。那老輩教你是好事，怕你玷辱祖宗，後來沒得好處，你不聽怎麼使得，又於人前



宣講錄要 卷之八  
說話切記不要搶前走路往來要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外人看見也說你曉得禮信與祖宗增得光這就是那少者曉得篤宗族的道理如今有一等人不論老少或是伯爺叔爺說話不讓走路也不讓甚至敢打敢罵他總講我是遠房的打了罵了莫來頭你不曉得大清律上說得明白凡家庭庭中不論親弟兄打哥子姪兒打叔爺伯爺伯娘孀娘姪孫打叔公叔婆傷輕的問充罪傷重的問絞罪成了殘疾的竟問斬罪若是辱罵就傷了祖宗杖一百枷三月坐徒一年這就是王法你就把王法逃得脫那陰律定不饒的祖宗在陰靈定責你的你們不信請看那地方中不敬尊長的人那個後來有好處這就是幼輩不篤宗族的惡報又有烝嘗祖宗的墳園不要吞謀霸佔以致一族人要和要曉得族人不和祖宗是不安的皇上也不歡喜天老爺也不保佑所以

聖諭上方把這篤宗族的道理說得詳細奉勸你們永昭雍睦你們後日當祖宗也各得歡喜子孫永遠發達豈不是一件好事

### 七世同居

明朝孝感縣程氏爲湖廣望族其始祖原籍係江南新安縣人氏明初遷居孝感洪樂里生子七人他弟兄自幼和睦相親相愛凡事互相忍讓無一點藏怒蓄怨之心及弟兄皆已婚娶雖妯娌之間常有口角他弟兄仍以和氣爲尚總不聽婦人的話且又嚴教其婦弟兄同居多年慕唐朝張公藝明初鄭太史之風世世同居不欲分爨想起詩經有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於是把棠棣折了數枝挈在園中栽定焚起香燭向天祝告曰宣弟兄們焚香燭同來跪定祝告那虛空中過往神靈我弟兄自幼來大家和順並未嘗相吵鬧相欺相凌欲效那張公藝百事容忍九世的同居處和氣一門又欲學鄭太史婦言不聽七代的不分爨一家相親因此上把棠棣園中栽穩弟兄們願像他枝葉茂榮必要待這

棠棣枝葉枯窘兒孫輩方可以，把家析分倘若違背了，這番教訓，猶恐怕遭天譴，惡報隨身。講程氏弟兄祝告以後，那棠棣發榮滋長，大有數圍。其子姪輩都各守父訓，無有議分居者。至三世，有一蠢子，愛聽婦人的話。那婦人遂向他刁唆，說那幾房人多，我們這一房的人少，不如把家分了。各人好積銀錢，蠢子心無主見，爲婦言迷惑，遂還二心，朝夕吵鬧，欲要分家。各居族人，不從，皆說祖父曾有遺訓，願子孫世世同居，必待棠棣樹枯，乃許分析。今方傳三世，棠棣又未曾枯槁，豈可違背祖訓，自貽伊阻乎？此事斷乎不可。那蠢子見族人不許分居，無可奈何，一心想棠棣樹死，又不能死，私想一計，悄悄以滾水灌樹，令其速死。孰料那棠棣也甚稀奇，雖被滾水灌過，枝葉茂盛如故。蠢子猶不悔悟，乃與妻子商議，欲逃走漢鎮，去置鍋另爨，不與族人同居。商議定了，蠢子先往漢鎮探看，走至中途，忽然得急病死了。其妻亦同時得病，死於家中。宗族聞知此事，人人恐懼。於是

族長聚會示族，借蠢子警戒之曰。宣子姪們，上前來我有話嘆。從今後大家要遵守祖傳，想祖父七弟兄不肯分爨，一心想兒孫輩和氣一團，不料得這蠢子心腸改變，暗地裡與婦人商議，徙遷，又孰知違祖訓，遭了天譴。他夫婦同一時命喪黃泉，看起來我們要大家用勉，一心的守祖訓，志向要堅。凡百事想忍讓，休把氣逞，切不可聽信那婦人之言，惟願得一族人和睦無間，方不負我今日訓教一番。講族長說罷，又恐族人過後遺忘了，於是置一鑼一鼓，懸吊中堂，早晚之間，令僕人鳴擊，繞宅而宣曰：勿聽婦人言，使人聞之，各自警惕。凡事大家忍讓，喜則相慶，憂則相戚，無恃強凌弱，以下犯上之事。一家雍睦，初無閒言。郡守聞之，造門拜謁，見一母猪喂小犬的奶，心中怪異，以問族長。族長曰：前有母狗生下小犬，忽然病死，此犬無有奶吃，故母猪代喂之耳。郡守聞聽此言，知爲私氣所致，不覺歡喜。贊嘆曰。宣一見得那母猪把狗哺養，不由我這一陣喜氣洋洋。自古來狗

與猪不同形像若兩個撞見了多相咬傷不料得你家的這等和暢那狗兒把母猪認成爲娘這都是由你家能相忍讓故所以那和氣致此禎祥昔張家有貓兒失了哺養那母狗喂他奶二難流芳又陳氏喂的狗百隻以上吃飯時等一路義門昭彰我願將你家事奏於

皇使滿族受旌表萬古名揚郡守辭了族長回到府中遂申文入朝

皇大喜旌表其門曰義門延至七世子孫蕃衍不下數百人棠棣忽然枯槁族長以人繁費冗難以經理乃遵祖訓分居各爨焉

國朝乾隆丁酉選拔程行任其裔孫也夫宗族之不睦或富者慳吝沒得顧貧之心或貧者圖賴常存嫉富之念有些爲財氣參商有些爲讒言角業有些爲浸吞祖宗祭祀有些爲強伐祖墳樹木相爭構訟紛紛不一不知宗族同是一本雍睦未昭卽孝弟有所未盡凡爲宗族者須存篤厚之意可也

### 創立義田

篤宗族的若要做大事業專靠那富貴有力量的人怎麼專靠他祖宗既遠不能保子孫戶戶都好專望那好的子孫保全補救使祖宗無不平之恨這就是仁孝大功德譬如父母生幾個兒子中間有個富貴的有個能幹的顧盼那幾個都有吃有穿父母豈不快慰這等孝友功德福祿定是無窮盡了而今富貴家不肯厚宗族總是怕子孫不寬剩想你那愛宗族的心自然不敵你愛子孫的切卻不知千古愛子孫的人正是那千古愛宗族的人你們聽我說一個極愛宗族的宋朝賢人范文正公名叫仲值極窮隨母下堂十四歲時纔知他有本宗立刻回家又沒得屋住寄居廟上發憤讀書每日吃粥面上畫一個十字分做四頓他說要這樣分派纔餓得勻淨冬天冷在書房圍屋轉走身上走熱和了又坐起讀你們看這就苦極了到十九歲入學仍是窮秀才那范文正雖窮他全不在意常說

我異日做官要與天下同憂樂鄉人都笑他及到二十歲果然中了進士  
 做內官慶曆二年出征西夏為元帥三年入朝為宰相每年俸銀十萬至  
 是廣有蓄積夫人與四位公子都勸置買田產起造房屋文正公不覺淒  
 然說我們如今豈愁衣食住居但我范氏宗族甚多在我雖有親疎在祖  
 宗看來均是一室子孫我二十年來立願賑濟而今豈可自肥嗎宣祖  
 父百餘年積德行善到我身方發達得做高官這福報原不是自己能幹  
 一族人應該要公受同頌我若是獨一人自居盈滿身死後見祖宗有何  
 面顏從今後且莫忙安排家產回蘇州先贍族廣置義田講夫人與公子  
 們服他高見都稱贊盛德於是在蘇城外買田千畝每年收穀八百石文  
 正公定立條款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件嫁女者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  
 再娶者十五千楚老者二十千塾幼者十千族之聚集舉火者九十口擇  
 族中年長有德的人經理賬目每年報消安置停妥然後自己薄置田產  
 於蘇州城內買陽宅基趾有地師說此地當發屢代科名文正公說與其  
 我一家發功名不如一州發功名遂捨此地建修

聖廟

培一州文風蘇州果然科名鼎盛文正公一族頌德一州頌德傳之天下  
 莫不頌德後公高上壽無疾而逝家無餘積朝中官員四方吊客惟蔬飯  
 而已族人男女內外莫不扶老攜幼登堂痛哭宣千萬聲叫相爺悲聲齊  
 放一族人鬧嚷嚷那喊上蒼怎不把大恩人長留世上老天爺你把他請  
 向何方可憐我每日裡分給供養可憐我每年間分給衣裳可憐我貧父  
 母有錢安葬可憐我窮妹妹縫製新裝這還是領回家安葬停當還有那  
 九十口同住義莊自古來未見有這般仁讓宣苦細你幾十萬花費錢糧相  
爺爺難道說你兒孫你不思想況且你苦讀時煮粥熬湯為甚麼把俸銀  
 大家分賞可憐你待族人痛入肝腸世上人富富貴裝模做樣親與疏那  
 管他斷食絕糧我族人生成的貧窮骨相若不得相爺恩多少死亡到如

創立義田

今親友們處處誇獎，都說我宗族中修個佛王，相命命你如今爲神明，定在天上，你如今見祖宗，定有輝光。你子孫我族人，又是瞻仰，還要你默佑他富貴。縣長講那吊客莫不下淚，鄉里同夢公爲地府冥王，公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位列顯官，純仁繼爲宰相，體父志，又增置義田千畝，子孫世世富貴不絕，至今千百餘年，惟范氏義田尚在，地方官奏設規條，文正公嫡派子孫計口分授，你們想爲子孫計長久，那有到千百年的，這豈不是千古第一個愛子孫的人，這人卻就是千古第一個愛宗族的人，你看他從前那樣困苦，一旦做了大官，若是別人窮怕了的，不知何等吝惜，而今鄉間有從前落寞的，後來掙得幾個錢，輪起磨水吃，連父母兄弟都只落得光眼看，何況族人，你聽他坐倒，傳教子孫說，你等切莫信人說施濟的話，你窮了，無人施濟你哩，一文錢不落空，緊緊記倒呵，他把施濟當作落空，所以宗族們一口水都喝不倒他的，殊不知產業廢興無常，有傳一再世而廢的，有卽其身而廢的，後來名聲反不好聽，將文正公來比想，這要錯過了呵，你們又莫說定，要像范文正做宰相，定要買立義田幾千畝，方算厚宗族，隨你力量，有大富貴的厚法，有小富貴的厚法，你但從仁孝上立心，上天爺都是不負你的呀，明朝汾州副榜鄧成美，念年歲豐歉不常，自己無力救荒，約族人商議，興一個周利會，以保闔族，其法豐收時，每畝出穀一斗，來春青黃不接，有人借的，按三分行利，秋場還納，積之數年，必然豐備，不幸遇荒年，看族人緩急，散給以活之，所謂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也，未幾旱荒，獨其族無飢民，成美高壽七十五，死之日，異香滿室，鄰人皆見冥役無數，聲言接某城隍，這周利會並不費錢，普願天下百姓人效之，卽不能作城隍，亦必能保族昌大，這是隨力量爲族人謀食的，袁了凡先生無子，廣行陰騭，後生子儼，其母作襖，將買絮，袁公說絲絛性煖，又輕家中自有，何必買絮，母說絲絛貴絮，賤我想以貴易賤，多買絮衣，贈族中

寒冬無衣的人，袁公說夫人能如此念恤宗支，是兒有壽了。後袁儼登進士，居顯位，你想自己節省，族中多少人受其餘潤，願天下姓姓人效之。兒子即不能登進士，亦必能保家興發了。這是隨力量，與族人謀衣食的。合這兩案看來，有大富貴的厚法，有小富貴的厚法，厚族人自己也厚了，總要從仁孝上立心纔好。

接嗣報

山東濟南府商人蔣稼年三十餘，無嗣，意欲娶妾，其妻毛氏不育而妒，阻住丈夫，惡言怒罵，不准討小，自己甘願絕嗣。其胞兄蔣植，嫂王氏，替胞弟着急，百般勸諭毛氏，不惟不聽，反怪兄嫂多心，無如蔣稼年已四十有六，毛氏總無生育，也漸漸失悔，見兄嫂有二子，夫妻向嫂言到欲抱他次子，押長兄嫂口雖應允，而故意悠忽。毛氏每日呼姪到家，食以菓餅，因問姪曰：你肯來我家否？姪應之肯來。那日蔣稼出外貿易，兄嫂心生一計，囑附

兒曰：嬸娘明日問你來不來，你諱不肯來，等你後來死了，你的家業田產，概行歸我，怎肯挨着你？次日姪至他家，毛氏又問其姪果如父母之言，以對嬸娘。毛氏心中大怒，把姪立刻趕出，罵道：我夫妻尚在，就想分我絕房。從此視兄嫂姪兒如仇人，不許上門，也不等他丈夫回來，遂忍氣請媒與夫娶妾，不數日，媒人探得女親一頭，要身價銀一百兩，毛氏湊了五十兩，還少五十兩，實湊不出，看看難以成就。兄嫂聞之，大喜，恐事不成，急忙暗備銀五十兩，私付媒人，說道：此銀只說是你的，借與他作成此事，切莫提我之名，恐他賭氣不要，反難成就。媒依所言，毛氏感謝不盡，買妾歸家。半月後，蔣稼方回，毛氏把姪兒之言告訴丈夫，蔣稼也大怒辱罵，就與兄嫂不和，視若路人一般。就是旁人聽他一面之言，也批評他兄嫂不是。兄嫂不計念，只圖天知而已。次年，其妾果生一子，眉清目秀，愛如珍寶。毛氏對夫言道：於今有了兒，不怕別人分絕房了。但去年娶妾與媒人借銀五十

兩怎不見他來討此恩不可忘也蔣稼遂本利取了八十兩銀子去謝媒人媒人說我貧窮如此那還有銀借與你不必謝我只去問你兄嫂自然有個謝處蔣稼滿心疑惑歸家與妻商議隨帶八十兩銀子至兄家請問緣故蔣植見問兩眼流淚胞弟呀你夫妻請聽正是爲好反招怨手足兩參商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蔣植見問淚滿面聲兄弟聽我言你不問兄兄不嘆題起此事有根原不幸爺娘把病染丟下兄弟在膝前父母臨終把話嘆爲兄常常記心間蔣稼道小弟那時年幼不知所說何事你試講看蔣植道

他說不孝有三件無後爲大罪彌天總要弟兄存善念培補香煙後代男一雙筷子兩個碗接起兩房心方甘誰知天不遂人願辜負二老臨終言我弟年登三十滿膝下無女並無男你也時常把氣嘆兄弟呀爲兄愁落眉毛尖弟妹他們見識淺不許娶妾爲那端甘願絕嗣打口愿夫妻反目不相安朝日吵鬧起爭端爲兄有話不好言踩倒兄弟

把你勸反怪兄嫂愛管間日月如梭忙似箭白髮催老少年男不覺二弟四十滿方纔失悔無後傳抱姪押長是正幹怎比親生連心肝待重待輕不敢怨貧窮也要送上山我兒不抱非護短怕他後來變心田異日不受你經管旁人反說兄不賢分明想把絕業占故意過繼一捆三那時爲好遭暴怨手足恩愛反成冤爲兄心腸都想濫口雖應允故作難弟去貿易出外面將計就計布流言教你姪兒儘亂講遣將不如激將官假說要把絕業占自已無兒會喊天急起弟妹回心轉兄弟呀與你討小接香煙媒人四路把親看爲兄聞言暗喜歡誰知好事多坳坎親事雖圓財不圓他要價銀一百兩少了一分不週全爲兄暗地行方便私墊銀兩方便言扎付媒人莫亂說兄弟呀那知爲兄用心難我弟貿易回家轉不察秋毫亂糊言夫妻口口把兄怨反怪姪兒起心奸惹得旁人說長短說兄起心不善焉兄弟不和成仇怨兄弟呀孝弟二字在那邊兄嫂當做路人看一年

多載不交言而今香煙不該斷兒遭埋忍心也甘寸寸存心圖天見細細思想為那端今幸皇天開了眼你也向兄問根原一則祖宗有靈驗二來骨肉得團圓五十兩銀是兄墊施恩原不望你還但願姪兒無災難易養成人瓜瓞綿承宗接祖聲名顯父母陰靈也喜歡異日兄弟百年滿墳前有人化紙錢這是為兄心一點兄弟呀說明切莫記心間你的銀子你收轉願你子育孫也賢講蔣稼夫妻聽兄此言如夢初醒方知兄嫂是片好心夫妻大哭痛悔前非跪在兄嫂面前將銀子現上望兄收納蔣植堅意不收治酒與兄弟歡飲而散後蔣植二子名登進士蔣稼連生三子二子游泮一子官至尚書世代簪纓不絕蔣植兄弟俱終壽考可占手足之間先要兄寬方能成其弟忍今之人見弟兄一有乏嗣乃曰可占絕業言者雖云無心聽者有意無怪乎手足之不睦也有兄弟者當以此為鑒

無賴叔

西頓縣一人名無賴叔其家貧寒平素懶於營謀實是士農工商無他的分每日間遊戲耍專以哄騙人為事且說房族一兄名趙方城為人忠厚老實是年承當里長催收糧錢因為其子趙宗自幼聘定李氏是年卜期完配奈李氏家富趙宗家貧一切禮物無錢備辦只得箭空官銀十二兩催糧甚急趙方城無銀補足官怒拷打下獄不能歸家後趙宗與李氏完配半月後李氏問道夫君妻來家半月未曾見公公一面不知向何處去了趙宗道不必問隔了兩天李氏又問趙宗見妻問詢不覺雙眼吊泪言道妻呀你要問我的父親都是我夫妻連累受苦李氏說怎麼言是我們夫妻連累公公夫君請講趙宗道賢妻要問請聽官提起此事珠泪滾賢妻聽我說分明父親生平甚公正生我趙宗一個人今年該將里長應下鄉四處催糧銀下鄉催糧未必就不回家只為接你銀錢緊虧空糧錢十兩虧空了糧銀漫漫交還就是怎奈家中無餘剩想方設法都不行



太爺惱怒如雷震時常打比丟監門哎呀公公受此苦刑你要打個主意

方好如今找錢無路徑只要替父受罪刑你這主意終是不得結局不然

將田來變更或當或佃與人耕你我夫妻在家安然使公公一人受苦其

心何安此時宜速不宜遲等你佃當田來又耽誤許多日期了除此難將

主意定還望賢妻若何能講李氏言道妻聞古人云賣身救父如今妻願

將衣服簪環拿去變賣以贖公公之罪夫君以為如何趙宗大喜急掣上

街變賣僅得銀八兩歸家與妻商議無計可施李氏道妻回娘家想個方

來趙宗遂送李氏回家李氏將此事對父母言明父不應允李氏道女兒

出閣之時爹媽未與女兒縫熱天的衣服如今不煩操心望爺爺折銀四

兩何如其父許之李氏得銀回家交與趙宗趙宗叫妻藏於枕匣內又說

趙宗衙內之事一並不知他有一親叔父居隔數里頗有能為又常經理

官事遂與妻說明次日往求叔父調辦其事行至中途恰遇無賴叔問道

如此忙道走那裡去趙宗以得銀贖父往請叔父辦事告之無賴叔陡起

不良佯對趙宗說噫你去家中無人且你妻初來不知高低銀子藏於何

處恐防盜賊趙宗說藏於枕匣內諒也無妨遂分別而去無賴叔想道這

個財喜都不要還在那去弄遂假冒趙宗親叔至家對李氏言道我時纔

在縣裡回來太爺將趙宗一並丟在獄內你公公叫我回來掣銀子說在

枕匣內快些掣來李氏初來新婦不知誰是親叔父又見他說得真確信

以為實將銀一並交付而去不一時趙宗同親叔至家李氏向夫言道時

纔你叔父來家言你被官收入獄內這樣快一時就回來了趙宗說我去

在叔父家商量停當來家掣銀一同進城李氏道果是你叔父到家言你

父子一並丟監叫他回來掣銀子他說在枕匣內十二兩銀概交與他去

了趙宗說你說我叔父來家如今現在堂前你去看看是不是李氏一看言

道不是此人比時吵鬧一堂共相猜詳趙宗想道莫非無賴叔哄去問其

衣服相貌李氏說來絲毫不差趙宗急速追至其家無賴叔早已逃去趙宗無奈何捶胸頓足怨妻不已李氏受氣不過向着天爺跪地哭道宣李氏跪地情悽慘滿腹含冤告蒼天公公為媳把賬欠虧空糧銀欺了官官法如爐不待慢可憐公公坐禁監是奴心中暗打算賣盡衣服與釵環不夠又回娘家辦方將銀兩來湊全夫請叔父作主見好贖翁罪回家園看雲開日出現平地又遭不白冤該天殺的將銀騙不知逃去在那邊天殺的賊呀你到得銀笑破臉害我一家不團圓家中若有都得淡賊呀賊可憐我打盡主意作盡難如今人亡財又散十分冤屈交付天還望天爺將他顯三朝一七報眼前祝罷天地抽身轉尊聲夫君要耐煩皆因為妻少檢點誤將銀兩付奸殘夫君呀莫把妻身苦埋怨另想方法救父還叔父為人有才幹再去請來作主權李氏哭得肝腸斷不知報應有無焉講趙宗見妻對天痛哭止不住泪如雨下李氏又催丈夫速去請叔父來家

商議趙宗信以為然收拾出門李氏見丈夫去了走進房內自縊而亡及趙宗與叔來家早已氣絕駭得趙宗驚慌無措叔父命去岳丈家報信岳丈來察其情悔恨不已速命備棺停柩於居側

關帝廟中

越三日天已晚趙宗閉門方睡忽聽有人叩門忙問是誰答曰是李氏妻趙宗道妻呀你切莫來駭我異日與你做幾天道場李氏說妻不是鬼已蒙神聖救活了趙宗猶然狐疑忙呼隣人齊至開門一看果是李氏妻復同隣人執燭往廟內看見棺木倒在一邊又見旁塑周將軍像刀上掛一人頭鮮血淋淋細看之乃是無賴叔的頭轉身又見香案上放一小匣趙宗認得此匣打開一看原銀絲毫未失次日同隣里報於官官親來看驗回縣急將趙方城釋放免補糧銀發銀修造

關帝廟

裝金挂紅又將李氏旌表從此案看來李氏一點孝心天爺顯之神靈佑之遂至死中得生彼無賴叔之不良宜被神誅看來這個非為斷不可

言談身要 卷之八  
做奉勸世人各尋職業，慎勿自投法網，神天共怒。

和鄉黨以息爭訟

萬歲爺的意思說自古以來就有鄉黨，怎麼叫做鄉黨呢？就是田地相連，房屋相接的鄉黨。既然是鄉隣，一進一出，你也看見我，我也看見你，你那裡狗咬我，這裡聽見我，這裡鷄叫，你那裡聽倒，就是守糧食，我也看倒你的，你也看倒我的，你們想一想，這鄉隣的人不是親戚，便是相好朋友，到底和氣好嗎？不和氣好，是這樣看來，總要和氣纔好。如今鄉隣不和，有幾宗些小弊病，有一等為娃兒家攢事，打架角孽，各人回去對自家父兄說，某人相欺我，各人聽了娃兒的小話，弄成是非，這是為聽娃兒的小話，不和鄉隣的弊病。又有一等因為雞鴨踐踏庄稼，豬兒狗兒或是牛羊害了人的禾苗，叫他閉欄，他便說人小見，甚至三兩句不投機，就與吵嘴角孽，這是因為畜牲不和鄉隣的弊病。又有一等茶前酒後，句把話得罪了他，全不忍讓原說君子避酒客，他與那醉了的一般，或相打相罵，你想想，那酒醉的人，心頭是不明白的，他就得罪了你，何妨忍讓了些？等酒醒過後，慢慢將他得罪我的話說與他聽，二回就是酒醉，也不能敢得罪你，但如今的人，總不肯這樣忍氣，從這邊想要與他撒橫，這就是因為酒醉不和鄉隣的弊病。又有一等與人家借錢米，借不到手，他就說有錢人，死不為人，就想詐害他，你要曉得發財人家，錢米也有缺少的時候，他沒得借與你，怎麼怨得人哩？他家若有不借與你，定是你借多了，未曾還他，怎麼還肯再借這件事，只可自家認錯，不可怨恨人家，但如今的人，多有借貸不遂，就與鄉隣不和，這等弊病，世上甚多，各人從今須要改悔方好。如今又有一等為人家欠他債賬，討不到手，就要吵嘴角孽，甚至打架，都有這等人，怎不想一想，與我借錢米的，從前定是相好，他還得還不起，未必不曉得他，既然還不起，我又何妨待他遠些，原說慢錢得使，慢馬得騎，何必

追討太急，但如今有些人討得一兩回，見人不還，就要請人靠着他，或是辱罵他，可憐那還不起賬的人，受了你幾多氣，怎麼不怨恨？這是爲錢米不和鄉隣的弊病。又有一等，見人家有田地房屋要賣，因這田地界限本與某人相連，應該某人買，他便陰倒買了，又有人家憑眾說了幾次，他一曉得，便添錢奪買，斷人家形勢，塞了人家去路，使人與他銜怨成仇。這是爲買田地不和鄉隣的道理。又有一等爲爭田邊地界不和的，你們想一想，這田界何妨讓人家些？若是人家的，我與他相爭，譬如人家爭我的，我心頭不喜，既然我心裏不喜，難道我爭人家的，人家心裏又喜嗎？如今有一等人，只想自己，不想人家，明明橫行霸道，佔人家的，他偏說他有理，吵嘴角孽打官司，結怨不休。這是爲田邊地界不和鄉隣的弊病。這不和鄉隣的事情也多，難得說盡，你們總要退後一步，讓人家些，鄉隣無有不和氣，的道理。如今更有一等可惡人，見人家有些小事情，他在中間挑撥撥火，總成人家角孽打官司，或人家不願告狀，總說某人是個讓不得的，你把他讓了一回，他二回更欲欺，不但他相欺你，鄉隣見你是軟人，各各都相欺你，怎麼還爲好漢？他把這邊挑撥起來，又向那邊去說，某人要與你打官司，這些話是說來嚇你的，他都懂官司的道理，但這個人在鄉隣上雄得很，動不動就講打官司，我跟你說，打人不贏先下手，不如先去告他一狀，衙門你若不熟，某差人與我相好，某房書是我拜弟，有我與你幫忙，定打場體面官司，你看兩家都被他激起來，害兩家使錢陶氣，結仇冤廢時失業，這都是訟棍，他在中間使便宜錢，喫些酒肉，混些日子，那曉得他活活就有報應，那些報應呢？你看兩家到官前對審，那官府一見事情不大，兩家必不是愛打官司人，想中間定有訟棍刁唆，問去問來，把這訟棍供出，拏去捱板子帶枷，甚至丟監坐卡，有因受刑就死了的，有因犯法用了錢米，就傾家破產的，及至把一家人盤活不倒，搞得妻離子散，這就

是刁唆鄉隣打官司，使鄉隣不和的惡報。這件事情，大家都要看穿，不要做這沒良心的事。請到和鄉黨的道理，又要紳耆富豪人家，先要做個榜樣，好等這些人跟倒學。鄉黨有發財人，見了那貧窮鄉黨，就要周濟他。怎樣周濟呢？如見年紀大的老人，年輕的娃子，沒穿沒吃，做又做不得，然後又是個好人，或三百五百，三升五升，常時周濟他，免得他造孽，或見身強力壯人，只要不爲非作歹，借些資本與他，或做生意，或種庄稼，把他一家人盤活，就是有穿有吃，人來與我借銀子錢，我要依例。

皇上的百姓。

皇上 雖然仁愛天下，不能各各都周濟。如今我有錢，就替

皇上 周濟些百姓，這就是天生富人，所以濟貧者的道理。又於平時相見，要和氣，不可驕傲。既然發財人，把那貧窮人待得好，那貧窮人，自然感你的恩德。家有甚喜事，必然要來恭賀。家若有憂事，必然努力相幫。若有疾病，大家都來看望。若有憂慮，大家都來扶持。若人家要與你爭訟，大家都替你勸解。若有水火盜賊的事，大家都來幫忙搭救。即你家的鷄鴨牛犬，與娃子家踐踏人家的禾苗，見你平素把他待得好，都不與你見咎。你們想一想，窮人又把發財人待得好，那還有不和氣的道理。可見這貧富相和，定要發財人，先把窮人待得好。但如今有等發財人，一味的刻薄他家，本有錢米，貧窮人與他借貸，他總說沒得，即肯借與人，利息與人家不同。人家放錢，利息對年二分，他只要一分。你們要曉這一分，是怎麼算法。他是白天加一分，夜晚加一分，若收穀子，朝廷設利加三，他只要加二。不是

對年加二，是月月加二，人家若還不起穀子，就將穀折錢，比市價貴些，若還不起錢，就將錢算穀賣，比時價低些，幾滾幾算，人家就要賣田賣地方，還得起，若拏田地算與他，幾番幾次不要，你怕他當真不要，左勒右牽，本值一百串，多不過五六十串，若是外人來買，便說某人你買不得，這多我這股也要夥賣，外人見得這股地方，買倒有禍，各各便不敢下手，可憐貧窮人，別處賣不脫，只得少些價錢賣與他，那刻薄人，價錢又不一回交東一串，西一串，拏與他，你心要曉得這等人，是甚麼心腸，見他還有房屋地基，若將價錢一回交與他，怕那賬目還清，這就不得出賣，所以零零碎碎，等他拏完，使完賬目，未曾還清，又好買他房屋地基，你看這等人的心腸，怎麼對得天，又怎麼對得

皇上

憑你們說這等人的子孫，還該發財嗎？不該發財，那朱夫子說得有刻薄成家，理無久享，這是講那發財人，刻薄窮人，使貧富不和的道理，但如今又有一等窮人，見人家發財，他時常與他借貸，就像發財人該欠他的一般，借到手就不還人，或人家問他一次兩次，他就做臉着色，講我該你好多錢，時常追討，甚有一等，反轉罵人，還要與人打架，又有一等，陰倒挾害人家，或地方見有人路斃，他去挑撥尸家，說是人家打死，叫他告狀，害發財人用錢，又有一等，誣人招賊，高娼，害得啣冤難伸，又有一等，陰踐踏人，黃糧，暗傷人風水，若被人家曉得，或拏婦女誣他，說白日佔姦，或說他家細娃被人打傷，送在人家屋去，就像講人命一般，又有一等，動不動要在人家地上吊頸跳水，這就是窮人挾害發財的弊病，又講那有功名人，見了沒功名鄉黨，我要想一想，當初入學中舉的時候，報子一來，我那鄉隣的人，一聽見說，便大家邀約歡喜，買些火炮，與我一家道喜，他的本心，無非說我們鄉隣又多了一個紳士，過後有甚事情，必定閃切我們當紳士，人就不負他所望，我隨時遇着，是年紀大的，要尊敬他，是年紀小的，不輕

慢他見精伶的要鼓勵他，做好人，不要做惡事，見不懂事人要寬待他，見貧窮與殘疾的要憐憫他，切記不要說我是個紳士，就拏格拏式把鄉黨中人各各都瞧不上，果然功名中人都這模樣謙虛，那沒功名的人見你待得鄉黨和氣，不論老少都尊敬於你，你說的話人家肯信，你做的事人家跟倒學，這就是有功名的人與那沒功名的和氣了，但如今有等紳士全不安分，見人有三兩句話少不合式，便開口罵人父母，不論年大年小就動手動足，人家若是還手，他就告人一狀，說他毆打紳士，玷辱斯文，就是見尊長輩作揖打個拱手說話，只吐半句，若坐立那處，全不動身，儼然是個博學鴻才，還有一等見鄉黨有點口角，便挑燈撥火，與人家掌杆，若無理的人，想他兩吊錢，他把無理說成有理，有理說成無理，有理的若不，服便紅杜黑壓，武斷鄉曲，若遇人家打官司，房班一來，便假沖行式，壓着人家多出幾吊錢，他在中間使幾吊，這等人你們恨他嗎？不恨他，如今還有一等，或借了人家的銀錢，恃他聲勢佔住不還，這就是有功名人不利鄉黨的弊病，但地方中也有沒功名不好的，見得紳士人家，若是家裏貧窮，分文不肯周濟，若是忠厚，就說他迂酸，不懂一點世情，說話要佔一點欺頭，做事要佔些便宜，坐席走路全不尊敬，甚至敢叫他的名字，你們想一想，假如你是一個紳士人家，全不把你當人，你心頭恨不恨他？你定是恨的，你若把紳士不當人，未必他又不恨你嗎？這就是沒功名人不利有功名的弊病，又見精伶人見了那本分鄉黨，就要好心待他，曉得我們方境中，天老爺獨我一個精伶，無非望我把地方中本分人保全，免得外人相欺，我就體天老爺這點心，方境中本分人有好事不曉得做，我指點他做了錯事，我提醒他，見他與人吵嘴角，我要公公道道定把他兩家勸散，這勸人有個方法，我對這邊說，那邊已曾認錯，他願與你陪禮，叫你耐煩些，我把這邊說倒，又對那邊說，某人雖然得罪你，如今已在失悔，說他

錯了心想當面與你陪禮，他不好意思來會，叫我拜上你，要耐煩些過了兩三天，中間人辦點茶酒，把兩家請在席前，說你們兩家有事，從今一會便了，就一個誇獎幾句，做個揖，他兩家也必跟倒作個揖，這個說，那個與他陪禮，那個說，這個與他陪禮，究竟這兩個禮，還是我中間陪的，等他二家曉得，到了十天八天，兩家都把氣消了，這件事，就是一件大功德，怎麼是大功德呢？兩家不賭氣，不打官司，我替他兩家省了幾十吊錢，這就當你出了幾十吊錢，功果一般，你們想一想，是不是一件大功德呢？那鄉鄰的本分人，見你把他待得好，個個與你相交，你是發財的，沒人詐害你，是貧窮的，有人周濟你，是一個紳士，有人尊敬你，就是沒功名，有人欽仰你，如今有等精伶人，他一味敲人家釘，錘起人家白眼，見本方中有事，他不勸人，還在中間刁唆，或見外處人欺本境中人，他與外人打夥，弄自己人的錢，或至三三五五成羣，打街罵巷，見人有點事不合式，便明娘罵姐，恃他橫豪欺壓鄉黨，這就是精伶人欺本分人，不和鄉黨的弊病。又講那本分人見了凶惡的鄉黨，要好生防避，我一見他，也要禮信，年紀大的稱他是大爺，稍長的稱他是老兄，比我年輕的，或是稱他先生，或叫他老弟，憑我一點誠心，感動他，就說話欺侮我，假粧未曾聽見，就做事相欺我，假粧不曉得，就是打罵我，一味忍讓，總不與他計較，不怕他是惡人，總有一點良心，久而久之，自然把他感化，這是本分人和凶惡的好方法。但如今有等本分人，明知他說不贏人，打不贏人，偏要與凶人鬪，很若有一句不合式，他要說出口來，一事不投機，要與人家講長短，或他家有錢，凶惡人與他借貸，他說有也不借你，或茶館酒店對這個說，某人沒良心，對那個說，某人無德意，又說某人事，是某奪壞的，又說某公事，某人吃錢，若干，你說我說，說那凶惡人，一曉得，就與你不和，這就是本分的與凶惡人不和的弊病。以上講的這幾條，好的也有，歹的也有，好的望你們照這樣學，又望你們



勸人照這樣學那不好的弊病你們雖然沒得過後要好生檢點不犯了這些弊病在茶館酒店要勸至親好友不要犯了這些弊病在家庭中又要教你們弟男子姪也不要犯了這些弊病果然你勸我爲好我勸你改過這鄉黨那有個不和的既然鄉黨一和那還有爭訟的道理既然天下的鄉黨都莫得爭訟你們說那

萬歲爺歡喜不歡喜莫說

萬歲爺歡喜那天老爺更歡喜既然天老爺一歡喜處處鄉黨風調雨順大家就喜一個太平之福

### 教子息爭

四川涪州富翁徐心德爲人度量寬宏能忍人所不能忍嘗爲一對聯貼於壁上云萬事讓人非我弱一心守己任他強族親見之多有橫暴而化爲和平者惟界隣有一豪棍名曰趙秀因徐翁忠厚凡徐翁有田相挨的彼即挖放田坡有界相連的彼即侵佔地塊徐翁之子屢屢向其父言徐翁只說緩緩問他如是數年趙秀見他毫不計較以爲怕他一日徐翁出外趙秀統起二十餘人在徐翁宅後將他風水樹砍了二十餘根抬回起屋徐翁之子出外望見心想阻擋怎奈人勢太孤奈之不何一時甚爲忿恨惟跌腳叫天大罵這無良之人云官罵一聲黑心人令人忿怨平白地砍我樹所爲那端自古道朽木材各人所佔那有個恃橫暴專要紅拳我宅外風水樹賽過團轉祖宗手培植了數十餘年統多人到此來胆敢作亂我與你一無仇二則無冤明明說佔住我父子柔軟難道的任隨你滅地欺天我今日要與你把事來幹請起人一定要搶回家園縱然是此一去有凶有險願與你興詞訟前去鳴官這椿事不與你兩家論辨到日後這鄉黨不得安然叫四鄉請你們切莫遲慢想此事好叫我怒髮冲冠講徐翁之子大哭一番旁觀俱爲不平彼時就出錢請了五十餘人到趙家

搶樹趙秀聽得信亦請多人在家等候時徐翁子請來之人正在家安頓棍棒即時起身忽然徐翁自外歸問其根由其子將砍樹事對父細說一番於今要去搶回徐翁聞聽笑笑的道趙秀雖然砍去這也沒甚來頭此樹能值幾何其子答云此樹可值四十餘串難道罷休徐翁又問道你今統人去搶他就安心還你看你去擡來不成嗎其子答云他若不還就與他鬪毆也要他還徐翁說道此去鬪毆必有損傷豈不釀成官司其子答云若打官司有兒承當不要父親操心徐翁見子心切就開導了一番宣我的兒莫性急聽父細講年輕人切莫逞血氣方剛

**張訓**

上說得有和睦鄉黨持家人要忍讓纔是良方這趙秀他素來不敬長上在鄉間講的事武馬長鎗他雖然砍了樹沒去天良待爲父親身去問他端詳請來人將錢開各自他往爲父的此一去必有主張切不可逞血氣與他爭搶若鬪毆定然要把人損傷那時節必定要鬪詞告狀一費錢二受氣有何光揚凡處事須當要退一步想能忍氣能讓人可免災殃學一個待橫逆君子榜樣自能够家業興百世其昌講徐翁將兒子開導已畢又對眾人說道爾等今日各回所有工錢逐一開消趙姓之事余自去與他理論定然將原物還我何必着急徐翁進屋取出茶食一封親自提起去至趙家向趙秀說道我昨日不在家中不知我的樹木被何人砍去小兒暴躁意欲請人與趙兄鬧事實屬冒犯吾今已將小兒責懲還須恕過趙秀聞聽此言不覺良心發動自思做事有差無顏自立上前作揖說道承徐翁厚德想我修造房屋少樹四處買之不得故爾方砍幾根樹木實係主意有差錯了錯了總望高見明日命人送還不得異言萬般念在鄰近趙秀說了一遍謝過之言徐公認以爲真想他知過也就罷了彼時告辭而去趙秀想到此人不見咎我還要送我禮物我亦人也有何面目相見自此亦不敢再行侵佔但前所砍之樹仍是不肯退還而徐翁亦不記

懷每日苦勸其子，但說惡人自有惡人磨，且俗論有云：我弱隨我弱，等他遭別個，其子聽父之言，只得吞聲忍氣，亦不追究。未幾，趙秀婦人遂死。心想我家之田，與王姓挨連，某處頗有陰地，不如黑夜侵葬。王姓其奈我何？那王姓聞知，亦不阻擋，即投四鄉隣保，與他論理。臨期，趙秀不至，口稱任他所為。王姓即赴控州主審訊。趙秀情虛理虧，還在強辨，即行打了二百大板，罵他恃橫霸佔，要他遷葬。收入禁監。趙秀此時銀錢用空，苦楚難當，不覺吊下泪來云：宣在禁監，不由我泪流滿面，思想我做的事，難對人言。平素來蒙着頭，糊塗亂幹，逞氣血，好鬪狠，不怕欺天。若有人惹着我，要恃橫，絆講的是打樁子，與他見官，有徐翁。他本是世代行善，他父子守本分，不惹禍端。我也曾爭邊界，他不致怨，我也曾砍樹木，他不追還。這就靠徐老翁，不同小兒，應該要反己思，改換心田。也是我恃豪強，一味習慣，與王姓爭陰地，佔壅一棺，全未想這王家世代官宦，不與那徐老翁心思一般。告了官，有差役叫我到案，零用錢一並有八十餘千，審實了，丟下鐵二百大板，打得我皮肉爛，丟入禁監。到此時，想從前悔之已晚，天氣熱，蚊蟲咬，難受熬煎。好親戚和朋友，不來看念，拋下了孫兒輩，各在一邊。這是我鬪狠的惡孽，滿貫遇對頭，遭王法，實在悽慘。漫說道：死陰司，陰律難免。看將來明明的王法甚嚴。白趙秀說畢，不數日，死於獄中。其子因負債不數年，田地房屋盡行賣與徐翁。徐翁後來家益興，發子孫昌大。

三善回天

四川城都華陽縣，有呂奇娶妻楊氏，所生一男一女，衣食豐足，夫妻年近五旬，膝下兒女俱已婚配，百事可以放心。省城外有一東嶽廟，兩廊塑有十殿冥王，像貌森嚴，惟左右站將漸漸墮頹。呂奇夫妻惟素信神，一見心中不忍，於是出錢月塑，也像活的一般。又每逢朔望，夫妻至廟拜佛誦經，以求懺悔。唸誦已畢，焚香燃燭，祈聖神保佑。將有三年，一日無事閒遊，途

遇二人恰像認得，霎時忘卻。過細一想，前後觀看，方是東嶽廟內神像。二位見呂奇深深一揖，呂奇還禮，問道：二位老上司，敢莫是廟內神像將嗎？二位答道：然也。呂又問何往，答曰：奉冥王之命，捉拏不孝不弟，不信神明，奸會讒佞，一種惡類。呂曰：有拘票否？他在懷中取票一張，遞與呂奇。呂奇接過手來一看，共計罪犯七十二名，第二名就是呂奇。名字當時大驚，急向二神說道：我有銀錢，不如把我名摘了，另換一人，重重相謝。答曰：公言差矣。陽間錢多孽多，陰司不講銀錢，只論善惡。其人若善，雖是吃丐，必尊重之。若是行惡，任你王侯公卿，亦不恕饒。今君壽數已滿，念你吃齋信神，暫行方便，寬緩一月。等我將票內惡犯概已喚齊，方來叫你。你可即速回家，備辦衣棺，毋至臨時慌亂。呂奇方欲再問，早已不見。心中一想，莫非當真要死。於是兩眼流泪，回到家中，悶坐几上。若我一死，固不足惜，還有三件大事，未了一件。宅前大路未修，每逢久雨，難以行走。久欲修砌，今我死期已至，縱有銀錢，也帶不去了。不如將這一條大路多請石工，即日修砌，以了此願。二則同里結盟，陳兄不幸早逝，丟下兒子孤貧，無靠，不能完娶。兼伊岳父嫌貧愛富，意欲悔親，又是我為媒，兩家之事全靠在我。如今男女大女成，尚未婚配。趁我在之日，不如請他二姓來到我家，將我所置之田產地名大灣，約計租有五十餘石，房屋一座，即書約送與他，永遠管業。合他夫妻早早完配。三則近年瘟疫流行，皆因不信神明，所致男女死者無數，多有無錢安葬。當大施棺木，帮他安葬。方上一月三樁大事已完，心中暗想：今日是我死期，吩咐備辦棹席，不可殺生，概行用素。諸親好友，與我請齋，親友俱至禮畢，安席酒至數巡。呂奇上前把盞，不覺大哭，遂將從前會神將簽票訴說，說畢昏倒在地。人事不醒，其子呂國賓抱屍大哭，妻女駭得手足無措。親友莫不驚駭，鼻上一摸，尚還有點微氣，即刻扶在几上坐定。不題。且說呂奇罪惡雖少，善事無多，兼之他在吃齋唸經，家人不惜字

紙牛犬驚鱗，每在廚灶烹煮，罪坐家長，不能禁止，陽壽早已滿了，幸喜近年在東嶽廟，唸經心誠，方纔稍延壽算，至今壽無可延，誰知一月之內，做了三善，感格上蒼，故不勾簿，且又加壽時，二鬼使將票內人証俱已喚齊，來催呂奇，只見呂家祥雲紫氣，盈滿庭階，二鬼卒不敢入宅，仰天視之，見仙童玉女，擺駕而來，上有南極仙翁，手捧旨日，旨下，呂奇俯伏跪聽，詔曰：有心爲善，雖善不真，無心爲惡，雖惡不懲，今值日神所奏，呂奇修砌大路，全人婚姻，助人喪葬，可算陡發善心，加壽三紀，以彰善報，子孫貴顯，慎勿勤始，怠終，汝其欽哉！讀罷，囑以勸世，歌詞而去。呂奇香火福神，大爲欽幸，卽送呂奇陽魂歸身，二鬼卒將一切惡犯押至東嶽廟，挂號投文，不題呂奇家中，慌慌忙忙，一雙兒女，只是痛哭，其妻哭之甚慘，正哭時，只聽呂奇大叫一聲死，而復生，妻子兒女，心中大喜，問其原由，呂奇命筆，將事書出，自此以後，廣積陰功，多行善事，高壽而亡，子孫科甲，縣縣書香，不絕。今人何不以神明爲信哉。

大德化鄉

明朝有一尙書，姓楊，名翥，字公舉，吳縣人，少孤，家道貧寒，爲鄉校師，嘗夢入園林中，誤吃兩個李子，及醒來，想起，痛自責曰：是我平日義利心不明，故至此，悔恨不食者數日，公在鄉里，中極能忍氣，讓人隣有失鷄者，四處尋不見，遂疑是楊公偷去，在地屋後大哭一陣，猶恐楊公未知，又指出姓來，罵道：我那鷄是楊姓偷去，難道不曉得，祇怕你偷去，吃了消受不起，時楊公家聞之，悻悻不平，忙告楊公，公心想失物咒罵，人情之常，與他吵鬧，反爲不美，於是訓家人曰：官叫家人，休得要臉紅頸脹，上前來，且聽我細說端詳，居隣里，第一是要能忍讓，原不可因小事，自逞彊鄰家裡，失了鷄，不知去向，他咒罵偷鷄的，也是該當，雖然說指出姓，亂咒亂攘，鄉里中不獨我一家姓楊聽他罵，我卽如沒聽一樣，也免得失和氣，惹出禍殃，講

宣言集要 卷之八  
家人聽說遂由他咒罵不與計較又一鄰居房屋狹隘進出必從楊公家  
過天晴路乾還無嫌礙落雨之期出進拖泥帶水滿屋中多污泥之患楊  
公見了想叫他莫從此過鄰人必然懷恨祇得裝作眼瞎若未嘗看見一  
般家人心中不喜復向楊公道我家中不是大路落雨屋濕何不叫鄰人  
莫從此過楊公恐家人阻攔失了和氣於是又訓告之曰宣想世間有多  
少落雨路濫行善人看見了心中不安他必要請匠人修起石板使客商  
好行走方遂心焉我家貧無有錢行此大善豈可以因過路反相阻攔況  
一年天晴多落雨希罕又何必阻攔他結下仇冤到不如隨他走若未看  
見莫生非莫惹禍和氣一團講家人聽說遂隨他過路也不阻攔又近鄰  
向科平日恃勢辱善倚富壓貧見楊公爲人忠厚遂欲侵佔他基址畫一  
地圖呈閱楊家子弟見了忿怒不平有要與他爭辨的有要與他構訟的  
楊公想道田地無常爭的沒得買得多但與他爭辨構訟多的錢財都去  
了不如忍讓爲高遂戒其子弟曰宣看世人有田地原無一定一時買一  
時賣不能常存有多少爭邊界後來窮困有多少忍讓人子孫顯榮他今  
日把我們基址侵佔無非是欺壓我楊家無人難道他爭這點就能昌盛  
難道我讓這點就把家傾到不如忍口氣不與爭論也免得打官司花費  
錢銀講說罷復提起筆於地圖後便題詩云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來些  
也不妨向科見詩慙愧遂不敢侵楊公讀書成名官至尚書及致仕回家  
出入常騎一驢驢喜嘶鳴鄰有一翁年老方生一子愛如珍寶不料幼兒  
胆小每聽驢鳴輒驚哭涕楊公知之想道鄰里憂喜相關翁見兒子哭泣  
心中必然不安卽我心中又何能安乎思想一陣於是牽驢而嘆曰宣我  
昔年在朝中曾爲官宦回家來騎驢子也是當然不料得鄰家兒甚是小  
胆一聽得驢子鳴泣涕漣漣自古來同鄰佑要同憂患他的兒卽如是我  
兒一般況少者要懷之孔子常嘆我何必餒驢子使他不交到不如牽出

去賣錢幾串，縱步行，也不怕道路艱難。講楊公於是將驢賣了，徒步而行。鄰家兒不聽驢鳴，從此安然無事。又祖墓前有人石碑，里中一放牛兒在此戲耍，失手把碑推倒，打成兩塊。墓丁驚恐奔告楊公，公心想：碑已打壞，說也無益，但問墓丁曰：放牛兒被打傷否？墓丁對曰：未曾。公曰：幸喜尚好，但只要未曾傷人，雖然把碑打壞，也是小事。墓丁聽說，方放心去了。楊公又恐放牛兒回，父母將他責打，又到他家，好言安慰之。宣楊公舉到此來，有話相告，尊一聲老伯伯，細聽根苗祖墳上，有塊碑石，常安好，屢被那放牛兒東搬西搖，今不料被你兒失手推倒，這件事怪不得你的兒曹，祇要他未打傷，也就算好。回家來，你不必把他刷條，我如今不要你賠我石料，也不要你賠些花費酒肴。白放牛兒的父母聽得此言，感謝不已。由是鄉里之人，一家大小，多感化焉。後來公高壽，子孫蕃衍，世代簪纓，不絕。今人不知和鄉睦里者，聞此之風，能不自慚自愧哉。

祝地成潭

南宋朱夫子名熹，字元晦，婺源人。家貧好學，著述名儒。乾道四年，人民艱食，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為社倉於鄉，賑貧民。鄉黨賴以存活者，幾千人矣。及為崇安知縣，縣內有一小民，姓易，名立中，為人奸險，慣與人爭訟，因此與鄉黨不和睦。家有田數畝，與胡朝鼎邊界相連，易立中每侵佔其地，胡朝鼎都讓，他不與爭訟。後易立中知胡姓地界有一吉地，朝夕謀求不能得，遂忽生一計，請石匠打塊碑，刻祖先名字，悄悄抬在胡姓地界埋於土中。胡朝鼎並不知道，數年之後，易立中忽然來爭說那地界是他名下的，胡朝鼎心中不服，纏去向他問清。易立中便吵鬧不休，胡朝鼎無可如何，只得婉言辨論曰：宣易大哥休得要這般吵鬧，你且聽為弟的細說根苗。同鄉黨原來要大家和好，同憂樂，共患難，親如同胞。凡吉事還望你互相看照，豈可以相爭鬪來把禍挑。你今日為甚麼這樣強暴，平

白地要爭我一段荒郊，雖然說一塊地所值甚少，但我是受祖業，不敢輕拋。你不如快快的回去爲妙，也免得打官司，銀錢花消。講易立中聽得這話，怒氣沖沖，就要與胡朝鼎鬪。朝鼎見他凶橫，只得逃回躲了。次日赴縣告狀，說易立中強爭邊界，易立中聞之，具詞訴官，說胡朝鼎橫強霸佔，朱子提兩家審問，聽他各說是非，一時不能決斷。朱子無奈，親到其地察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果然是一穴吉地。朱子心中暗想，料胡朝鼎必是真的，及挖開其土，則有碑記，所載皆易立中祖先名字。朱子見了，遂一意將地界斷與易立中，易立中卽遷老墳埋葬於此。胡朝鼎告狀用了銀錢，又失了地界，回到家中，忿怒不覺咒罵一番，曰：宣恨世人只曉得吉穴在山，那知道穴反在方寸之間，本是你謀我地，橫強霸佔，乃說是我爭去。有碑我觀，你設的這計策，實在奸險，無怪乎大老爺都被他瞞。常言說，人不知，天眼看見，難道你葬此地，就出大官，猶恐怕到後來，遭了天譴，人不興財不發，受盡熬煎。講胡朝鼎常常咒罵易立中，雖然聞之也無如之何。後朱子解任，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間步往觀，訪問居民，易姓如今人財何如？居民說易某自葬此地以後，人財愈見傾敗。朱子又問葬此吉地，不惟不發，反轉傾敗，是何緣故？居民說易某無良心，怎能發達，遂將造碑誑告之事，細說一遍。朱子聽了，想昔年錯斷此案，懊悔無及，不覺淒然嘆曰：宣想世間同鄉黨，須要和順爲甚麼，相爭奪喪盡良心，我也曾到此來，察看一陣，只料得那胡姓侵佔是真，況挖出石碑來，有記可認，我因此斷與那易姓之人，那知道是易姓預先埋定，到此時方知道易姓強爭，自古來謀奪人必有報應，無怪他財不發，人也不興。講朱子嘆畢，又立於塚上，祝道：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烈風暴雨，雷聲吼震，不止次日有人來說，易立中的老墳已陷成一潭，了朱子不信，急往墳前去看，果然不見了墳，只見水汪汪的一個深潭，遠近百姓聞



知皆來觀看朱子乃向眾人勸誡一番曰宣想昔年我誤把這案斷錯到如今方悔悟也無如何爾眾人須要將世情看破凡同是鄉黨人都要雍和有冠婚與喪祭盜賊水火相扶持相顧照共其憂樂富貴人莫逞勢欺壓別個貧賤人莫想方暗地作惡凡田地爾是爾我是我的切不可謀人地設計侵奪凡百事想忍讓莫要生禍也免得打官司無有下落講眾人聞知皆相警戒不可爭訟由此觀之陰地不如心地好地理還從天理高昭昭然矣世之同鄉黨者勿論親疏遠近富貴貧賤大家都要和氣一團嫌疑不生聲勢不逞爭競不起詞訟不興方是安生產長子孫之計非然者或挾仇忿或謀財產或爭田土輒與人構訟相爭其不至於傾敗者幾希矣

### 無心得地

道光年順天府有陳翁所生二子長子陳典次子陳謨均在攻書陳翁爲人忠厚秉性謙和甘於忍讓凡遇人打罵他漠不關心又常以忍讓二字教訓子孫且說他邊界相連有一張榮耀其家富豪常逞豪強是個欺善怕惡人每每牛馬出來踐踏陳翁糧食陳典弟兄久欲與他興事奈父親毫不介意只得忍耐而已又說陳翁對門一山有半邊是榮耀的連界處陳翁大柏樹六根論價要值一百二三十串錢借以培植風水因此從未砍伐一日榮耀想這六根柏樹還值價生在邊界不便打墻不如先將柏樹爭來後佔他地界豈不兩得其便主意已定一日見陳翁吃酒去了遂統數十人將柏樹斫回陳典弟兄意欲爭論奈彼人眾凶猛不敢上前第二日忙辦酒席請了一夥英雄要到張家奪回柏樹眾人齊至俱憤恨不平都願効力坐在席上爭論要先與他打架後與他興訟正在高聲忽陳翁跨馬回來見席上多客吃了一驚忙問兩個兒何事陳典陳謨將張榮耀爭樹事說了一遍陳翁聽罷笑道小事小事眾人說陳老公公這件事

連我們都不依，太把你欺狠了。陳翁又笑道：山中易生之物，些小事情，何勞各公費心。眾人說：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你讓得他，我們讓不得。大路不平，旁人踩，我們替你出這口惡氣。陳翁道：各公所見亦是，但此去不是傷他，就是損我。惹出事來，開頭雖是爲我，到底還是害我。有幾句不入耳之言，說來各公聽聽。各公息言，寬坐聽我愚老細說。古人良言不錯，說來大家斟酌。君見人被人欺切，莫笑他懦弱，莫叫他賣香火，罵他要死不活，又莫笑他懶惰，不把綱常振作，須將道理看破，休得任性亂說。人欺他，忍得過，他的志氣超卓，不因些小惹禍，不傷天地之和，人人笑他懦弱。上天見了歡樂，保佑發達如火子孫中舉入學，從中勸勉，方可你的福也不薄。如何不去打破，反來嘆嗚放潑。倘若一言挑撥，必定與人爭奪，兩下分個你我怕的，失手失腳，若是惹下大禍，害人性命不活，小則被枷帶鎖，大則充軍頭割，父母在家受餓，妻兒無由寄託，田地賣完，家破人財兩空。煞攔縱然不聽，勾賊也是峻人作惡，世人罵你嘴多，陰司將你舌割一言，害人招禍，自己又把孽作細想，這般口過，還要忍着，忍着多承各公爲我。席前忙把頭磕，替我把事消躲。父子感恩不薄，眾人聽了這篇歌詞，深服其言，各自帶愧而散。陳翁又將陳典陳謨教訓道：爾等不曉事，自古道：忍得一時之氣，免得百日之憂。爭的沒得買的多，爲點樹木，就要與人角孽。一日惹出禍來，亡身傾家，都未可料。你看值不值得。陳典說：他今日爭樹木，異日必要爭山場，父親既不要樹木，趁此告他一狀，以斷後患。陳翁道：說在那裡去了。冤家宜解不宜結，結成此恨，無休歇，還要忍讓，方是道理。陳典又說：這樣欺壓，叫我如何忍得過。陳翁說：莫謂難忍，只要會想聽，我說與你聽。如遇人打罵我，這是他的氣暴，所謂凶神惡煞，要避他，纔是。何必與人鬪罵。古言道：相罵無好口，相打無好手。倘若他打死我，他雖要填我命，我也是傷鬼了。我打死他，他家族豈肯容我。我還要填他命，官來

檢驗又要用錢，豈不人財兩空？縱然未打死官司，必不能免打官司，也不是好事。一用錢，二受氣，有不是處，還要挨打帶枷。過細想來，有甚好處？縱然打架，光徒吵鬧，細想換娘相罵情形，每像小兒一般。我是大人，要學大人氣象，如何同小兒一般見識？與人換娘相罵，親朋聞知，豈不笑我凡事從此思想，自能忍得住。陳典又說他是父母所生，我也是父母所生，我未必這樣下賤，甘被他欺壓，落得外人恥笑。陳翁道：「這等心腸，就背了聖賢書理了。」孟夫子說：「君子必自反曰：我必不仁，必無禮也。」這章書說得明白，言君子平素愛人，敬人遇着一個橫人，反相欺他，這君子不說此人橫，必責自己不是，越加敬愛。及到九九十足，那橫人都不回心，還要欺他。君子口裏還不說他橫，只是心頭想道：「這個妄人，與禽獸無異，何必與他計較？細想君子遇人相欺，能再三忍耐，聖人就稱贊不了，兩等如此忍耐，就有君子氣象，如何反說下賤？我有忍讓歌一篇，再來陰與爾聽。」宣氣乃惹

禍之根，不可任性縱橫。齒剛偏，然易損；舌柔乃能久存。能忍可消，仇恨不能忍，亡身及親，能忍可卻疾病。不忍萬禍降臨，怎奈人不猛省。總說忍讓無能，誰個讓得誰？很誰甘被人欺凌，憑他負氣任性，一味霸道橫行。說話又臭又硬，行事放刁撒橫。富者氣不能忍，必爭強弱輸贏；銀錢把人壓定，禍來家業必傾。貴者氣不能忍，每每目中無人，惹着就把官稟，害了自己前程。貧者氣不能忍，一心為錢為銀，騙人不顧性命，想起必定輕生。賤者氣不能忍，措起靈牌，找人失手打傷人命，不免絞斬充軍。居家氣不能忍，父子兄弟無情，吵吵鬧鬧難聽。一家日夜忿爭，處世氣不能忍，難結親友鄉鄰。月月口舌當令，官非橫事重興。看來凡事不忍，寸步不能得行。忍氣要養心性，有個方法甚靈：與人口角爭論，當思傷了雙親，與人好勇鬪狠，當思把已看輕，與人結下仇恨，當思罪必及身。當把此事想定，心氣自然和平。尋常這樣思忖，臨時照樣而行，忍來忍去，成性久後，越發精神。如此高

出一等兩等謹記在心講陳典陳謨聽了此歌滿心歡喜遂罷此事陳翁急命人上街稱兩封糖食親自到張榮耀家賠小心言道昨日未在家中小兒不知事得罪罵台看在愚老面下望其高見榮耀羞愧無言只得恭敬款待至此以後榮耀越發高興他界邊相連又有個易老五也是不服很的界邊有陰地一穴本在易老五地中榮耀請陰陽採地採在此處陰陽說惟此地甚佳葬必即發大貴榮耀聽得此言忙請石匠砌榔易老五得知兩下打了一架都進城告狀張榮耀說易家爭他的易老五說張家爭他的官也判之不清陳翁念在鄉近和了數次未能解散足足打了七年官司兩家銀錢用空不能下台後來一新官斷他兩家莫要畱爲空地易老五稟道畱下有後患不如送與陳翁他在鄉里善於和睦這場事他也解了數次此地酬答於他榮耀亦喜官也依允遂斷與陳翁結案兩家欠下重債只得將田地一並賣與陳翁陳翁向二子笑道張易兩姓不忍讓家業敗盡我能忍讓反受兩家田地又替我掙得一穴陰地何等好處使當日依爾等見識焉能如此後陳翁死遂葬此地不上三年陳典陳謨均入膠庠陳典後舉孝廉合而觀之和與不和之報昭然不爽

化蛇報怨

亳州城西門外五里地名小鎮一部貢生其家富豪子孫強壯家有惡徒數人依主人之勢欺壓鄉鄰凡別人糧食菜蔬任意竊取家中牛馬亦多憑他踐踏鄰人見了敢怒而不敢言因此人人懷恨部貢生一毫不知且說宅近有一陳老其人本樸與部貢生邊界相連陳老宅邊有祖墳山甚寬大部家惡僕每日來牧牛馬陳老叫他牽開惡僕便亂吵亂罵久來久去墳邊石頭概行蹂躪碑石一並打壞陳老家族又遠每每責備陳老不經管陳老無奈只得告訴貢生誰知入門被貢生子孫辱罵一頓不准去見貢生陳老只得忍氣吞聲而回鄰家惡僕見陳老投訴主人越發凶惡

故意放牛馬踐踏可憐路旁青苗概行喫完陳老補起又放去喫及至成  
熟又放來喫陳老憂不過只得又去告訴貢生料去時又被惡僕得知  
半路阻攔飽打一頓陳老忍痛不過一路哭回家來心想投人與他面理  
奈團近都是畏懼他的誰肯直斷公道又想與他與訟怎奈他有聲名衙  
門中誰不尊敬打官司也是枉然兼之我又本樸錢又不廣受此無限的  
凌辱好不自憂遂向胸堂中幾捶正是人到計窮處難禁汨兩行官罵聲  
貢生凶惡種不由我今手捶胸身在費門出了貢富貴雙全命運通異日  
必爲皇家棟鄉黨鄰里沾威風趁此就該把德種寬仁厚德待愚氓誰知  
依勢將禍懂縱起家人逞英雄一羣惡僕如虎猛好似嘍囉出山中糧食  
小菜時常弄牛馬踐踏田裡空鄰近受害誰不痛忍氣吞聲把你容可憐  
我的祖墳眾放牛放馬盡踏鬆粟穀本是養人種無故作賤天難容向你  
告訴把粗動打得腰疼背也躬奈你不何珠泪湧大罵一聲怒氣冲在生  
任你把惡縱死後難逃我手中越思越想越心痛冤仇不報怎能容講陳  
老哭罷言道郃貢生我在生沒奈何你死後都要害你從此以後時時懷  
恨在心竟至憂成隔疾茶飯不能吞正是妙藥難醫心腹痛終朝不忘切  
齒人不上半載將要死陳老自知病不能好命家人請木匠製棺木及棺  
木製成陳老對匠人言道煩你將回頭鑿一小眼木匠驚問其故陳老說  
你莫管他與我鑿起木匠道成功者不可朽壞從古以來也無此事陳老  
執意要他鑿眼木匠見其情真再三問故陳老道我不說你們不知我被  
郃貢生家人子孫欺壓過分因此憂氣成病自諒在生不能報仇死後願  
變一蛇從棺木內趨出將郃貢生心肝吃盡方雪我心頭之恨木匠笑以  
爲迂遂依從開一小眼至晚木匠回家路過貢生門自私相談論以爲此  
事開天地未有之奇不覺拍掌大笑時值郃貢生正在門外聞要見眾人  
狂笑忙問根由內有相知者將陳老受害事細說一番貢生聽罷驚恐言

道此事家奴所爲我實不知復後想道若不與陳老認錯報應難免第二日忙命人請陳老到家陪罪陳老那裡肯來貢生只得親到他家言道前事皆家人所爲我實不知又道是小兒惹事坐落家長皆我不嚴教訓之罪望老翁赦我請到家中陪禮陳老說老爺既不知也不深怪但將你家僕當面責罰方雪我恨貢生依允接到家中設席款待請陳老坐在上面貢生離席拱手言道官站立席前愧自帶一言稟告老翁台昨日聞立庄門外人口曉曉亦異哉他說你在把病害特請工匠作棺材事已完畢說出怪棺材要將小孔開當時聞言自思揣細問根由從何來講我平素把你害一心變蛇結禍胎生前把我無其奈死後報仇遂心懷這句話兒我氣壞都是無知小奴才低頭作揖深深拜雙膝跪地苦求哀牛馬把你禾苗害踐踏墳山實不該屢年虧得你忍耐害病受盡無限災爲我慣把小人待特請到家把禮陪略備小杯作款待恕我無罪方起來陳老見貢生跪地不起急忙上前扶起言道不知者不爲過請起貢生起來又將家人

罵道罵道叫聲家奴與孫崽快將家法挈過來從前做事理何在橫行霸道狗奴才欺壓善人天不愛如今惹下禍出來重責四十皮肉壞齊跪席前苦求哀陳老又見貢生責罰家奴心內甚是歡喜忙下席來言道老爺做事真慷慨口說就要行出來用手忙把家奴帶你們莫跪快起來幾句良言來教戒愚老說話記心懷年輕休將良心壞本分爲人理所該莫放牛馬把人害莫去鬪很惹禍災不是老爺多仁愛這樣冤仇解不開如今主僕把我拜不由這陣笑顏開老爺你的氣量真可愛實在胸有翰院才從前他門把我害無日想起不悲哀只說老爺暗主擺縱起家人惹禍胎今日如此來款待又跪席前把禮陪實是錯把老爺怪從此和好莫記懷這陣我的病不在二人挽手下席來多承好酒又好菜大家吃個和氣杯講此時陳老心滿意足同坐席上即能進飲食共相暢飲席未散忽然胸中

言詩身要 卷之八  
作嘔口吐一物長一尺貢生怪而視之乃一小蛇旋動痰中遂大相驚駭  
貢生道若非今日請罪老翁台定化蛇以報我至此陳老病体全愈貢生  
以後嚴戒家人凡鄉里有欺壓咒罵者貢生低頭陪禮里人皆爲感化又  
與陳老相交常通往來噫嘻貢生誠善解冤者也世之待家僕者若不時  
時警戒恐陷於罪過中而不及覺也有聲名者其鑒之

### 忍讓睦鄰

昔叙州府南溪縣有一人姓何名大榮生子三人長曰禮堂次曰昌堂三  
曰學堂攻讀詩書未能成名其山與鄰居劉成華邊界相連甲戌年十一  
月初二日劉成華強爭何大榮的山界有一丈寬四丈五尺長界中有大  
柏樹五根劉成華率眾將五根柏樹斫了又將山開作田是時何大榮送  
三子何學堂府裏考試去了次子何昌堂出外看見不覺火從心起大罵  
云官罵一聲黑心人令人生怨平白地爭山場一丈餘寬又斫我五根樹

所謂那件題將起不由我心中冒烟自古道朽木柴各人所佔那有個恃  
橫暴專要紅拳論柏樹賽得過週圍團轉祖宗手培植了數十餘年統多  
人到此來胆敢作亂我與你一無仇二則無冤明明的欺侮我父子柔軟  
難道說任由你滅地欺天我今日要與你把事來幹請起人一定要搶回  
家園縱然是此一去有凶有險你就是大牯牛要把角搬講罵畢一心率  
眾將五根柏樹奪回長子何禮堂不肯相鬪意欲告官修書一封去稟父  
親伊父折書唸曰不肖男禮堂跪稟嚴父大人得知因嚴父送考在府鄉  
鄰劉成華爭去山界一丈多寬四丈多長又伐柏樹五根二弟昌堂一心  
率眾奪回不肯相鬪意欲告官不知可否特修數字百拜上呈大榮  
唸畢心想回家又念三子年幼考試無人管束恐怕做出外事心想不同  
又恐家中鬧事轉思次子雖然猛勇卻不敢犯家法乃作忍讓歌一篇命  
使者攜回家中禮堂奉父忍讓歌看畢拏與二弟昌堂看昌堂曰大哥曉

得爲弟未多讀書認字不多你何不唸與我聽禮堂捧書唸曰宣爲父寄書訓爾曹須當字字仔細瞧爲人還是忍讓好不可傲躁逞橫豪監內犯人有多少皆因氣暴方坐牢自古聖賢垂訓教誰個不言忍字高至聖孔子抱大道遇着桓魋逞凶刁夫子未將仇記到只得忍氣把他饒殺身之仇猶丟了爾等何故耍心焦這點山界值多少與其爭鬪不如拋爭鬪那有一個好不是動棒就動刀打傷人命禍不小人財兩空如水消縱然不把人打倒告狀也要把神勞官事輸贏未可料銀錢又失一大包見了差人就稱表老總上師要抬高見了房書連聲叫大爺老師把光照一點禮儀有不到他的嘴吧就亂啣說的言語真可惱令人想起淚嚎啕受了辱罵不能了總要銀錢方開消與其這樣自卑小不如忍讓計爲高昔日張公百忍好永垂萬古把名標這輩古人要体效吾今將來訓爾曹爾輩要体吾訓教切勿各自逞英豪倘若不遵要傲躁歸家定打不恕饒

禮堂

唸畢向昌堂說二弟父親這封書信寫得明明白白你可聽清了否昌堂曰我聽得明白禮堂說你還率人鬪搶不罕人鬪搶呢昌堂曰父親這般說得明白何敢鬪搶我只得淨聽之而已哥哥你還告狀不告狀呢禮堂說父親這封書信寫得明白何敢告狀我們謹遵父命可也過了數日大榮回家走在宅近大路邊就遇着劉成華仍然如平常相親相愛忽然忘了爭界伐樹之事第三日趕場又請劉成華吃茶說道弟近日未在家中前聞兄台伐邊界樹木此物本是兄台的小兒愚蠢少讀詩書看契上界限不明妄以爲己之物錯出了些言語實在混賬之至但兄台與弟乃是近鄰又是故交還要耐煩寬恕切莫見怪劉成華見何大榮這般謙和大度不覺良心發見便說何兄不必這樣所說此界本是你的說甚麼是我之物兄台是這樣待我我不要你的明日盡還原物但已錯伐還望何兄遠見大榮說你我弟兄又是近鄰故交有無原要相通又何分你我之物



兄台如要送來我決不要的。成華說：兄台似這樣爲人，你的物勝如我的物。自今以後，再無有人敢來耗敗一點。你放心收了。明日成華果真將柏樹盡行送來，親自到家謝罪。大榮卽叫人與他送轉去。成華再三不允，便說：何兄，你莫怕我。我二人嫌疑已經叫明，你務必要送到我家。這就把我看作小人去了。我兩人又有仇恨了。大榮見說，只得應允收了。將成華畱在家中，大辦筵席，歡飲一日而歸。自此二人和好。第二年，劉成華又逞其勢，去伐西鄰趙平山的栗樹三根。平山不知忍讓，進城告官。成華被官責懲，仇氣難消。明年平山牛索扯脫，走在成華祖墳邊，擦癢擦落碑石三塊。成華將牛牽回，四面投人，不意是夜成華之媳打胎，又打落一個娃兒。成華就說是墳上之犯，遂鳴於官，害得平山用錢四百釧。二人仇恨，自此更深。其打官司五場，皆負重債。過十年，一家田地概行賣與何大榮。劉成華賣田之後，不上一年，全家盡害疫症而死。何大榮三子學堂成名，顯親後

來何大榮壽至七十五歲，無疾而終。列位從這一案看來，爲人莫學劉成華，以勢欺鄰，捏詞害人，不惟失了田產，而且全家染疾而死。又莫學趙平山，不知忍讓，故失田業。總要學何大榮，忍讓訓子和睦，鄉里獲其美報。

### 解忿愈疾

昔江陵有一胡駝子，耕田爲業。同里有一王豪，四素性橫暴，時爲保正，無故串通匪人，將胡駝子誣賭，用錢甚多。一日駝子在家，咬牙切齒，厲聲大罵王豪。四云：「罵一聲，王豪四害人不淺，題將起，不由我，咬牙齒關。想我家甚淡泊，命運乖舛，不過是寫田種自盤吃穿。你雖然當保正，公事能辦，我和你平素來無仇無冤，你無故起歹意，所爲那件，一心心加害我。其理不端，串通人誣我，賭左盤右算，平白地去告狀，不講心田，害得我，用銀錢數十餘串打官司，早晚問何曾得安耽。悞了耕耘事，禾苗荒遍，送不起主人租，好不作難。到明年秋收後，怕要退佃。那時節戴草帽，就把家搬。」王豪

四呀 看起來你做事實在短見挖坑坑去埋人全不怕天古言道為惡輩  
 終久有險惟願你遭譴責報應眼前進州衙見官府身遭大難又挨打又  
 搯枷還坐禁監發牢瘟生牢瘡四体淋漓到死後埋荒郊猪拖狗啣非是  
 我咒罵你惡言叫喚皆因是起黑心拖累用錢講罵畢含恨至深不能報  
 復欲火燒其屋以洩積忿是夜月色甚明駝子不謀其婦持火潛往王豪  
 四家匿身牆側以伺忽聞堂中有木魚聲燈火未滅駝子走在鄰家詢問  
 言說豪四之妻生婉因請僧人誦經本願真經駝子聞之惻然解意自想  
 道吾仇其夫何忍殺其子母且燒誦經人家是大不祥也遂棄火而反行  
 至中途倦甚遇大石礮伊就地而睡假寐片時夢為霹靂一聲驚醒恍若  
 有神推之起自撫其背已伸而不駝於是大喜回家呼婦開門婦淺不識  
 其夫駝子道我是胡駝子你就認不得了其妻方知是夫問道夫君之背  
 為何伸而不駝駝子細言其故婦曰夫君不告我而去萬一計行將若之  
 何相與嗟嘆至曉王豪四來家要官事銀兩駝子出見與銀豪四視其背  
 直甚異固請再三駝子不得已盡吐其實豪四聞言大驚遂還其銀雙膝  
 跪地謝過曰宣王豪四跪平川自把過講尊一聲胡仁兄細聽端詳前日  
 裡做的事實在混賬那塔兒存一個甚麼天良論家財錢與銀我還頗廣  
 論穀米我本有千倉萬箱眾舉我為保正一鄉之仰又有財又有勢武斷  
 一方平日間不守分糊思亂想一心想人銀多買田庄見人家在口角  
 裝模做樣假意兒去勸解言語堂皇背地裡刁唆他與詞告狀搞爛了在  
 中間好做過場我只想得人銀三兩四兩那管他受了害悲不悲傷是這  
 樣巧做作良心盡喪到今朝不得不拏出表揚兄前日遭的禍並非自撞  
 本是我欺壓你虎狼心腸左設計右盤算平地起浪害得兄一家人難過  
 日光只說是害別人我得快暢誰知兄報復我要燒房廊昨夜念經典  
 多虧和尚若不然一家人險斃命亡看起來胡仁兄還是大量解冤仇釋

私忿遵行王章行至在中途路改換形象忽然間背不駝身體愈康細思量還是我做事不像怕的是遭應報天不降祥胡兄呀從今後我再不如此凶莽從今後我再不如此猖狂歹心腸一刀斷拋丟江上我和你永和睦其處一鄉講王豪四謝過一番說道昨夜拙荆產生一女異日兄台生男弟願妻之駝子遜謝兩相歡笑而別明年駝子之妻果生是男兩家遂結爲婚姻往來不絕乃萬歷近年事也

敗節變猪

康熙年平湖縣城中有個邵秀才論他才學勝過一縣論他聲名蓋過一城惜乎倚勢凌人武斷街坊隣近有事不論或好或歹都要索些銀錢不然事就不能下臺因此人有難事都求他畫策且說隣近一富翁名陸米虫貿易發家生二子後陸米虫死長子亦亡次子名小米虫年十五歲不能操理家務有一表兄名楊坤素性好狡家業貧窮陸米虫在日提攜他學買賣因此長幫陸家米虫死後凡出入銀錢概是楊坤理科見小米虫年輕時常浸漏每年暗交錢必過百餘串時隣近劉翁其家富豪爲人老成所生一女名春桃年方十五尙未許人楊坤作合許與小米虫爲妻劉翁與婿相得常通往來劉翁見楊坤浸漏銀錢常與婿言小米虫遂疎楊坤凡有事與劉翁商議楊坤不得浸漏欲破婚姻奈無有良策思想城中惟邵秀才多智謀遂求打主意邵秀才初猶推辭後楊坤許錢二百串秀才方允諾有一堂侄名邵興善醫常出入劉家劉翁有小長年名王二生得俊美因私造謠言徧傳街坊說春桃與王二私通有孕請邵興墮胎邵秀才又叫邵興到家許錢五十串合實其事正是讒言敗壞君子冷箭射死賢人小米虫那能知道時值新春到邵秀才家拜年客亦眾小米虫走至門前方欲上堂叩賀邵秀才不准入堂言道汝乃娼門賤夫豈容登縉紳之堂小米虫聞得此言羞愧無顏回家四街訪察方知春桃與王二有

私遂不察虛實竟去告狀退婚縣官喚齊劉翁王二審問皆不承認又喚邵興審問邵興說春桃請小人看病飲墮胎藥是實至於姦夫不知誰人縣官聽說墮胎將王二責打斷劉翁另嫁命差押下具結此時已至二更劉翁遂在衙內歇宿心中想道女兒若無此事然何又飲墮胎藥這個賤人不治死他我無面見人主意已定只候天明又說春桃是個烈女在家聽聞斷婚想道我無故受此冤枉使父母羞辱今又將我另嫁這個冤屈跳在黃河都難洗清也罷人生百年難免一死不如咬破指頭寫下冤白帖以表心腸死在陰曹哀告閻君與我伸冤去遂將冤白寫起放在懷中自縊而死及第二早劉翁怒氣回家忙叫春桃出堂誰知呼了一陣不見答應進房去看方知吊死劉翁也不知憐恤及下吊取出血書一封劉翁將書接過展開唸道宣春桃提筆肝腸碎傷心不住泪長揮這場禍事從天墜滿腹含冤訴與誰寫下冤白情難諱天地鬼神記幽微小女生長聞

閻母命誦誦未嘗違幽閨貞靜不敢昧三從四德守戒規年幼讀過烈女傳豈肯失節把心虧不料讒人良心昧醜聲傳聞敗女閨夫君將我告縣內決意不肯效于飛太爺不察真與偽竟將小女來斷回夫妻本是前生配拜上陸郎心太虧你們乃是男兒輩該將情理細詳推妻子不是烟花類根深豈任狂風吹如今鴛鴦不成對死在九泉志難灰二拜父親不得會回家莫把女兒悲受盡羞辱公堂內須要耐煩莫妄爲女在陰曹尋仇對願與讒人理是非二拜母親雙流泪死後無人把孝披燕子腳泥空着累養育恩德化如灰非是女兒孝心昧事到頭來不能推寫罷藏在懷中內一夕千古恨難違講呢呀女兒爲父只說你果有此醜事死也當然誰知你無有虧心竟至冤屈而死女兒叫爲父怎不心痛宣觀罷冤白心如醉不由這陣好傷悲只說女兒自有愧誰知完璧本無虧自從養你在家內少出房門把人窺行坐端方自重貴打扮樸實效古規爲父愛你如

寶貝女中君子信不虧誰知今日遇災晦竟使父女不一堆女兒呀既尋

短路免羞愧也該等待爲父回爲甚得信把命廢爲父怎能不傷悲越思

越想肝腸碎大罵讒人心太虧造謗真同禽獸輩不顧名節說是非害我

父女不相會冤仇不報人枉爲講劉翁想道這冤白貼出外去誰個肯信

又想稟於縣官奈女兒已死也是無益不如做張詞狀與這冤白一並燒

在城隍面前甘願與造謗人一同死去做個三曹對案罷了遂將詞狀寫

起焚化畢回家三日竟氣逼而死楊坤見劉翁父女既死大遂心願又與

小米虫擇配張氏女完配一月後同張氏回娘家忽見一孩子向張氏呼

媽小米虫怪問其故張氏說此我寄拜之兒小米虫心中疑惑過後訪察

乃知張氏當娼私養的兒小米虫想道棄前貞女而娶娼婦報應不爽竟

至憂氣而死陸氏宗支遂絕又說邵秀才上省科舉起程時楊坤邀入酒

店餞行兩下皆醉秀才一去楊坤醉臥街中忽然大聲言道敗春桃名節

實我造端今劉翁父女告訴閻君要我這一千人到案說罷扯出舌子抓

爛血流不止家人抬回忙請邵興調治邵興一見駭得魂不附體當時顛

狂行走兩街自將已過說出將近七日與楊坤一同死去恰值邵秀才進

場之期在院甚是得意自料必中及三場畢夢見帝君曰爾今科已中

第七且爾前程遠大不止一舉人因爾平素欺壓隣近妄索人銀今又與

楊坤蓄策害死劉家父女上天惱怒短爾壽算絕爾子孫以彰報應說罷

向胸堂一腳秀才驚醒吐血一瓢急時坐轎回家睡在床上雙目吊泪邵

子問道父親從未有此病不知從何得來邵秀才嘆口氣道兒哪如今失

悔不轉若問病根聽爲父說來言未曾開言泪如雨自恨當年悔不及爲

與楊坤打主意要害劉翁他丈婿銅錢二百送家裡因此方把婚姻離害

得兩家失了義劉翁父女把命逼昨在科場甚得意自己必中料得的出

場夢中遇聖帝說我今科中第七前程遠大無限地皆由先祖把德積平

生作惡傷天理，離人婚姻為第一。折了功名不足意，還要短壽絕子息。說罷一腳踢胸裡，醒來吐血染衣。如今雖然回家裡，怕的一夢命歸西。倘若為父身死了，你們須要聽教些。第一隣里要和氣，不可依勢把人欺。第二銀錢是小事，害人性命難下席。三莫與人打主意，離間婚姻罪齊眉。不信把我思心裡，報應到頭悔不及。他家有事如自己，從中解散勝功勳。眾善奉行必如意，自然發達有昌期。講邵秀才哭罷言道：平生苦讀詩書，今雖得中黃榜，生不能見矣。遂悔恨而死。死之日，正發榜之期，果中第七秀才。雖死，雙眼不閉，及報子到家，將報條唸與他聽。方纔瞑目。死後正值週年，夜邵妻與子同夢。秀才言道：我為小米虫一事，折盡功名，壽算不足償。其罪又罰在劉翁家變猪。猪有五個，四腳白毛，尾尖半白的猪，即是我爾等。速去買回，不然將就殺矣。劉女春桃悞死，勸街坊與縣主說明，迎入節孝祠。官祀不然，定遭瘟疫。母子醒來，大相駭異。至劉家視其猪，果有五其

中一猪與夢中所見無異，以三串錢買回，放在家中，不便養於城外。白塔寺中，日以豆餅酒糠餵之。後邵家一老了頭，為口角相傷，將此事說出。四街傳聞，每日觀者無數。猪見生平所交的人，低頭如羞愧狀。或有以邵某呼之者，猪便叫聲發怒，四蹄跳躍。人以為邵秀才豪氣未除。寺人惡其招著一夜牽去，遂不復見。又春桃迎入節孝祠，情由邵子前未說出。是年城內瘟疫大作，邵子皆病死。邵妻只得將春桃情由說出，眾街稟告縣官，迎入節孝祠，官祀瘟疫不數日而止。

櫻苗報仇

長州縣地名梨樹坪，一人名叫仇便，家道寒微，不守本分，常以痞騙磕索人家錢錢。過活終朝，因此里中怨恨他的人也甚多。單講他一事，同里有個周一壽，有田八十畝，是個安分守己怕惹事的人。一日雇工在仇便祖墳邊放牛，竟被仇便看見，想道：這幾日沒得錢用，不免打個主意，求點財

喜是夜暗將墳上石掀脫幾個，第二早假意去看，四處投人說周一清昨在他祖墳山放牛，將墳上石踐踏，要與他興訟。周一清得知，託眾人與他解釋，願出錢講和。眾人雖然知道是仇便磕索，怎奈周一清本分爲人，一鄉之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遂與仇便講財喜。仇便道：「這件事非我一人之事，他了我一族人非大非小，我也不敢要錢要講和，除非他出一百串，包整墳塋方可。」眾人左勸右勸，說了八串錢，仇便那肯依允。後又說二十串，仇便越見高興，總要一百串。眾人見他貪心不足，乃說：「既然不允我們，也無能大家告辭而散。」仇便想道：「周一清是怕事的人，不向城內走，他不出錢的，遂假意進城告狀。」只望有人來雷，誰知進城數日，並無人來時。有差人李貴問其根由，總成他告狀。仇便道：「身無半文，如何遞紙？」李貴想周一清的錢，遂墊錢做呈詞，告了一清。得知忙請眾鄰人求計。眾人說：「他明明病騙人，還要告狀，如今我們不依他，遂叫一清進城訴紙，將仇便某年騙人錢若干，某年偷小人現有罰帖一，並訴出審案時，大家都來替你說話。一清依計而行，及臨案時，一清將仇便往年事說一番，今掀墳上石，也是他來病騙我的。太爺猶未深信，及喚鄰人審問，件件是實。太爺當時發怒，指着仇便大罵起來，宣罵一聲狗奴才，實在可惡。平日裡病騙人，混賬孽，任你貧窮，皆因是前未修補，到今生受淡泊衣食不足，趁此時就該要尋個正路，或幫人或挑担保全衣祿。若不然學工匠專心藝術，再不然檢狗糞也得快足世間上。那有個長貧久富，灶上碗輪流轉，人人信服，只要你守本分，天必保護。默默中降吉祥，衣食豐足，狗奴才全不把此理省悟。鄉黨中任隨你，也者之乎，每日裡正經事不愛去做，偏學個滾刀皮，講五講六，歪戴帽斜穿衣，如狼似虎。若有人惹着你，惡言凌辱，動不動就說是不把命顧，打兩個，窩三個，文進武出，結交些濫朋友，生死相顧，街市上一遇着，喝酒吃肉，錢用完，日夜裡找誑設故，找一個不好事，把人污辱，本分

人怕惹事任你擺布富豪家怕用錢來講和睦得慣了這味道時常去做無事中生些事把方想出你老爺來爲官善察細務不任你這種人禍患難除講於是將仇便打了一百板子仇便挨痛不過叫道太爺呀小的進城身無半文本不願告狀太爺的公差李貴替我墊錢做呈詞勸我告狀他說好弄周一清的錢太爺聽了大怒又將李貴罵道宣聽一聲不由我心中大怒提起你衙門人全不知是公門中正好修各宜省悟于公門容駟馬善於治獄打官司都只爲冤屈無路在其中解勸他功德誰如奈爾等全不把好事故去做光圖你弄銀錢不分直曲把良心放背上不存心術這弊病聽老爺與你說出一見那原告窮無有出路想被告他必定是個富足告不成這財喜怎能到手還不如呈詞錢替他墊出得了票下鄉去甚是威武或騎馬或坐轎又帶小徒雄糾糾氣昂昂跟一大路一進屋把發票惡言對讀主人家恭敬你如同官府你還要吃老酒又要鷄肉臨行

時腳步錢講得可惡拏一串你心中都還不足進城來講差禮將他擺布道一案幾十串由他不出若不然官面前去把話補定叫你挨板子又坐牢獄全不想民間錢難得最苦你冤枉得一文必損福祿常看你當差人無有後路見幾個有兒孫長官豐足這風聲不宜長實在可惡拖下去打一百衙門革逐講不言李貴革了衙門又說仇便挨打回家想道這回背時不淺不但錢弄不到手反挨了打這口惡氣如何得消心想到周一清家去放痞奈現有官案他是不怕的又打個甚麼主意哦有了我想周一清有條牯牛論價要值十幾串如今街上瘟猪肉多不免稱上一斤灌在牛口中牛必受瘟而死他必剛來賣那時我去稟官說他私宰耕牛使他用些錢豈不報了仇恨主意已定遂上街割牛肉暗地用草包着灌在牛口誰知周一清有時運的人那牯牛竟然無恙仇便又想這樣不對那樣又來他有梨子一林如今現在結菓每年他要賣百餘串錢不如暗地去



在林中將梨樹每根鋸半邊用土蓋定那樹必死害他賣不成錢也可消我惡氣於是頭夜鋸了十根第二日周一清至林中見地有鋸木灰只知有人偷樹並未疑仇便害他是夜命長年去守正遇仇便又在鋸一清得知竟將仇便拏着投明四鄰要送官仇便恐懼只得罰戲一臺方纏了足至此仇便心中更見惱恨一清此時正秧苗懷胎之時仇便統了一夥人將一清田中秧苗正茂盛的概行抽出水面一清那裡能知第二早出外做活忽見秧苗浮在水面好不心痛站在田邊弔下淚來宣一見了田中苗概行睡倒不由我這一陣身如穿刀莫不是薶秧時太跌很了莫不是遇虫蝗喫壞禾苗莫不是天怒我居心不好莫不是風吹壞葉盡枯焦真令我這一陣難以猜倒到把我這一陣珠泪長拋細思想做庄稼苦之不了一年中在田內受盡煎熬開了春依節氣去把田抄到此時決不敢空閒一朝清明節平秧田忙將種泡過一七方下泥不敢停消上秧水只恐防天色不好淹了水又恐怕風雨不調立夏到要栽秧人人忙了又犁田又車水大小受勞栽了秧怕的是田中生草半月後拋活路來把秧薶薶過後田塍邊時常看照水一乾那禾苗必受煎熬直待那穀成熟秋收一到打進倉那時節方免憂勞為庄稼我也曾睡晚起早為庄稼我也曾背磨肩挑為庄稼無一日不積糞草為庄稼無一日不把心操為庄稼直做得從小到老從未見懷胎時苗盡枯槁苦只苦一家人不够吃了傷只傷田中禾正在打袍這都是天降災禍害不小到不如回家去細說根苗講周一清哭了一會想道這件事到把我不明白若是人扯的也不喪這種天良不如回去罷哭也枉然遂起身歸家邊走邊想從古以來也未聽說此事正是人到迷津處自有好音來一清正在思想忽然來個老人慌忙問道小地名叫梨樹坪在那裡一清說此處就是梨樹坪老人又問有仇便周一清這兩人沒得一清說你問他則甚老人道怪事怪事我昨日為

點小事就擱未得回家時天色已暮宿於城隍廟睡在夜半夢寐中見廟內燈燭輝煌如白晝一般見一戴金盔穿紅袍的官坐上面兩傍侍衛亦多又見幾個穿紅袍的官從外而入對上面的官說道時繼小神報道此地梨樹坪仇便拔周一清田中禾苗其罪不小你當奏聞

**玉帝**金盔官聽罷飄然而去至四更時方回紅袍官問道如何倒旨金盔官說仇便罪不容赦

**玉帝**命雷部施行說罷廟內人迎官入我時避躲廟旁看得明白聽得清楚你可知這兩人否周一清聽了大驚失色也不敢認便答道並無此兩人老人遂去一清遂放在心中將近十天忽然雷兩大作打死仇便跪在周一清田邊此時周清方纔說出以勸世人

按鷄煮人

昔宜賓縣有一人名叫林二幼喪父母家業凋零只得幫長工度日伊親

在日曾與他聘定本地楊廷貞之女為婿及至林二成人積有工錢數十釧意欲完娶夜下遂與主人商議伊主人係是好善之人願送東庄茅屋三間與林二安扎妻室林二大喜次日請媒至主人家中款待非常將期書交與媒人媒人隨即回家過了一宵次日將期書送至楊廷貞家下誰知楊廷貞嫌貧愛富素有退親之意一見媒人送期書至大驚失色道此事還要商議媒人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還有甚麼商議言畢轉身而去廷貞轉至秀房悶悶不樂女兒秀英問道爹爹時繼堂前與何人言廷貞道我兒不知時繼媒人送期書至家為父暗想林二家道貧寒吾兒過門難受淡泊不如捨錢幾釧拏與林二將女兒紅庚退還另擇門戶豈不甚美秀英道父親之言差矣我夫家雖然貧窮姻緣乃是前生註定又道好馬不配雙鞍烈女怎嫁二夫廷貞聞言大怒道狗才願配林二日後受其貧苦就莫要埋怨為父的秀英道爹爹呀女兒嫁烏隨烏嫁鷄隨鷄縱受

言言集要 卷之八  
淡泊女兒，心甘情願，不得埋怨父母，於是廷貞無有異言，過了數月，吉期到來，林二聊備禮物，迎親過門，夫妻甚是恩愛，過了三日，林二仍然去至主人家下傭工，楊氏在家紡績度日，不覺年逾三載，楊氏產一子，命人與夫送信，林二聞信，即與主母言道：「我妻生婉，我要回去看望，特與主母說知。」主母甚是賢淑，聽了林二之言，送有鷄公一隻，衣裙一根，林二接到禮物，歡天喜地，歸家將鷄殺了，吩咐妻道：「你在家中將鷄搗洗，爲夫要往長街買得香燭紙錢，敬神說畢，上街去了。」且說鄰近有一潑婦，姓姚，甚是驕悍，若有人惹着他，就罵得一七，因此方團與他取個混名，叫做姚婆子。一日失鷄一隻，在門外咒罵不堪，此鷄原是本地一鄉約偷去此人，姓張，混名，駝子，素無良心，專以唆訟爲事，見得姚婆子咒罵，難聞，只得出門走避，在林二門前經過，看見楊氏在洗鷄，就起不良之意，轉來喊姚婆婆：「你在罵甚麼？」婆子道：「張鄉約你不曉得，我喂一個大鷄公，今天不知那個天殺的偷去，故爾在此叫罵駝子，說姚婆婆你失了一雞，時纔我在林二門前過，見那林二嫂在洗雞，想此雞怕是姚婆婆的，快去林二家中搜尋。」婆子聞言，就向林二家中而走，且說楊氏將雞洗了，放在鍋內煮起，夫未回家，氏往後園尋菜去了，姚婆子走在門前，喊叫：「林二嫂，數聲不見答應，說道：你偷了我的雞，你還不出來在屋裡躲住，我還曉得來捉，一直走在廚房，來看鍋內煮的一雞，撈起一看，恰與所失之雞一樣，發怒道：「好吃婆娘，你偷我的雞，不好意思，就在房屋躲倒，我找倒你，就不得下臺，邊罵邊走，林二房中一看，不見林二嫂，遂往床上一看，並無有林二嫂，只見一孩子在呱呱而哭，婆子心中暗想：「你將我雞偷來殺了，我不免將你兒子償我雞命。」就把娃娃抱起，走至廚房，丟下鍋內，將雞撈起，悄悄掣回家去了。且說林楊氏尋菜歸家，走在廚房，看雞熟未熟，不看則已，一看不是雞，乃是個娃娃，心中大吃一驚，急往房中去看，兒子不見，方知兒已煮熟，不覺放聲

大哭云、宣嬌兒死、魂不在、好似鋼刀扎心懷、兒呀、時纏為娘、喂了奶、放在床上、叫乖乖、急為尋菜、娘出外、就攔一時、轉歸來、家中有個甚麼怪、兒煮鍋內、喪陽臺、這是誰人起毒害、害我母子、兩折開、從早父回、兒還在、抱住我兒、說從來、說道林家、有後代、歡容笑臉、喜心懷、於今嬌兒命不在、又叫為娘、怎安排、哭聲兒來、叫聲、憊刀割心肺、泪盈腮、兒呀、陰司路上、等一等、等著為娘、一路來、講楊氏痛哭一陣、心中想道、我兒不知何人、起下毒心、將他煮死、我丈夫回來、看見死得這樣傷慘、必要苦打於我、我就怎樣交得、自思無路、於是自縊而死、且說林二回家、見妻房內、縊死、嚇得魂不附體、急忙床上看兒、未見踪影、轉至廚房、只見鍋內熱氣沖沖、撈起一看、見兒煮死、有骨無肉、就放聲大哭起來、宣一見妻兒死得苦、心中好似箭穿肉、從早歸來、妻接住、歡容笑臉、接到屋、千錯萬錯是我錯、不該上街買香燭、口說敬神、酬先祖、報答祖宗、接香爐、我妻為何尋短路、見煮鍋內不見

肉、這又是個甚原故、莫非嫌夫家道無、你我夫妻有定數、嫌貧愛富、你也不先年為夫、遭困苦、你父將你另嫁出、我妻本是貞節婦、三從四德、記得熟馬配雙鞍、難行路、烈女豈肯嫁二夫、問得你父無言吐、勉強應承、結花燭、妻到我家、三年數、半句怨言未曾敷、只說後來有好處、誰知拋別在中途、早知我妻尋短路、夫不上街看何如、怪得心忙無有主、耳燒面熱在路途、妻呀你今一旦歸泉路、你父豈肯來輪服、若將此事告官府、橫身有口難分出、越思越想越無路、妻呀你叫為夫、志酬踏、講林二大哭、驚動鄰舍、前來勸道、林二哥、不消哭、你妻已死、不能復生、快快去在楊家、送信、纔是林二收泪、遂往岳父家、下送信、楊廷貞聞知、即與林二來至林家、看見女兒死得傷慘、大怒言道、林二、我女兒來到你家、苦受透波、自尋穿吃、不知你起何歹心、將妻子害死、我要進城報官、於是投明地鄰鄉保、進城具控、官批驗訊、奪次日太爺下、嚴驗尸、驗明乃是自縊傷亡、太爺吩咐、備棺埋

葬楊廷貞說道小的女兒死得甚苦總望大老爺作主太爺遂問林二道  
你妻爲何弔死恐莫是你夫妻口角林二是個本分人見了太爺一句話  
都說不出太爺正在難處忽然天上雲雨交加電光一晃豁喇一雷將張  
舵子打死在廠口之外姚婆子忽然癲起跑至廠口高聲言曰宣半空中  
霹靂響魂消魄散眾人們且聽我自說罪愆張舵子偷雞吃害人無厭刁  
起我姚婆子另惹禍端到林家去搜雞無人看見煮死了他的兒把雞命  
填這是我姚婆子做事短見鑒察神便使我恍惚狂癲勸眾位莫學我糊  
行亂幹到今朝神聖怒惡報顯然講言畢扯出舌頭七竅流血而死太爺  
聽得姚婆子之言方知其詳將要斷案差人又報林楊氏還魂太爺問其  
根由楊氏只得從頭訴曰宣未開言不由奴泪如花御尊一聲萬民主清  
天太爺太爺道林楊氏有話緩緩訴來小民婦自幼兒父許林舍翁姑死  
家業化甚是窮迫你家貧富由命你婆家先富後貧這也是你的命我夫

君帮長工氣力本好積下錢數十串要把奴接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是在  
人生所不免的有媒人送期書來到家舍我父親欲悔親要退庚帖哦你  
父要退庚帖豈不成了嫌貧愛富之人你就該要阻住是奴雖是女流  
輩見識甚窄有三從合四德一一記得曉得三從四德這就是女中君子  
女中堯舜了對父說奴願隨林家去也因此上過林門心甘意悅你既心  
甘意悅爲甚麼又去弔死敢莫是夫妻口角我夫妻並未曾之無也者都  
只爲十月滿降生一脈你生了兒子爲甚又拏去煮死呢三朝後夫回家  
將天酬謝上街去買香燭答報恩澤他買香燭紙錢去了你還在屋裡嗎  
因尋菜小民婦去出園野回家來不見兒肝胆碎裂哦你尋菜去了回來  
不見兒子你該知道是那個謀害呢不知道是何人良心喪絕煮死了痛  
心兒好不悲切別人把你兒子煮死你丈夫回家你又怎麼下臺呢怕的  
是夫回家情性難惹因此上尋自縊自把氣絕你既弔死又怎麼得活了

搜雞煮人

呢到陰司想奴夫念念難舍閻君爺放轉奴三魂七魄哦因為這個原故

冥王繼放你轉來呢操煩了大老爺駕至荒野是誰人壞良心與我判別

講訴畢太爺道林楊氏你的冤屈本是張舵子好吃偷雞姚婆子陰毒害

命他二人業已受了惡報本縣回衙自有道理吩咐一千人証帶回衙中

坐堂斷楊廷貞嫌貧愛富捏詞誣告罰銀四百兩與林二夫妻安家此案

了結又將楊氏不嫌夫貧詳文上司旌表後來楊氏生子二人讀書成名

聯科及第以獲美報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